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
沈雲龍主編

日本雜事詩

黃遵憲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黃公度先生著 附著者事略

日本禊事詩

鈔寫本

逕啟者，僕生平志願，專在搜集先賢之遺著佚聞，彙為整體資料，留待他日海內外專家之編輯成冊也。惟茲事體大，既非一手一足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所幸有關各方，均願竭忱相助，因日積月累之結果，近已粗具規模，蓋必如此，庶能多識前言往行，得其整個概念，否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詳於此而畧於彼，皆非景仰先賢之道也。清末黃公度先生，國之賢者，僕曩誦其¹人境廬詩草，僅知其為愛國志士；既而誦其¹日本襟事詩，始知其兼為外交聖手；反讀其¹日本國志，更知其又兼史學大家也。人之恆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欲知其人，固在盡窺其平日畜道德，能文章之事實，而非在其吟哦之頃，析衝之際，屬稿之時也。顧其所畜所能者，又必於其遺著佚聞中求之，始足徵信，上述三書，雖為先生之主要遺著，然其詩文之散見於他人冊籍或當時報章雜誌中者，亦復不少，至其佚聞之流傳海宇者，幾於到處皆是。查其詩草連續刊行七次，每次冊數頗多，故海內外各處均有存者；惟其襟事詩，則因當時士子對此之研究興趣，未必盡同，故雖刊行十三

次之多，而保存至於今日者，究屬寥寥無幾也，不已重
可惜哉！今幸某高明之家，藏有此項珍本，是次刊版，
原為清光緒二十四年先生按察湖南時所印行之第九次所
謂定本者，時至今日，猶能得見是書之廬山真面目，竊
非幸事歟！爰照抄若干冊，分贈關係各方，夙諗台端
素具同情，茲特檢奉一冊，諒必以先覩為快也！惟日本
國志，則因其卷帙浩繁，全抄固不可能，摘錄亦費時日
，只得留待後會耳！如此時尊處或有關友好所藏圖書
中，尚留有先生之其他遺著佚聞，無論其體裁何若，與
篇幅長短，乃至片言隻字之足以保存者，均請撥冗抄
示，倘承惠寄原書，尤為感激，俟僕抄畢後，仍將完
璧奉還，決不致損壞遺失，他日彙刊整體資料時，僕當
附註來源，以垂永久，並將檢送一冊，藉留紀念，蓋僕
之檢寄此項珍本，意在拋磚引玉，想台端關心先賢文
獻，必能多方協助，俾能完成此項資料也，臨穎神馳，
不勝待命之至，此致



日本
禪事詩

人境廬詩文集第一種

附註說明

一 原本詩一百五十四首一千八百七十九年
己卯北京譯署官版由同文館承印

一 重刊仿原本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乙酉梧州
高博厚堂承印

一 定本改為二百首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戊戌
長沙富文堂承印

一 此鈔本仿定本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丁酉承
高明之家出其所藏孤本鈔存附此誌



日本雜事

詩

徐仁鑄題識

光緒廿四年
長沙富文
堂重刊

自序

余於丁丑之冬奉使隨槎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大夫遊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攷新政輒取其雜事行為小註弗之以詩卽今所行雜事詩是也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革創規模尚未大定論者或謂日本外強中乾張脈僨輿如鄭之駟又或謂以小生巨遂霸天下如宋之鴟紛紛無定論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

與詩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時與彼國官宦碩學言及東事輒歛手推服無異辭使事多暇偶翻舊編頗悔少作點竄增損時有改正共得詩數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國士夫聞見狹陋於外事向不措意今既聞之矣既見之矣猶復緣飾古義足已自封且疑且信逮窮年累月深稽博攷然後乃曉然於是非得失之宜長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况於鼓掌談瀛虛無縹渺望之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者乎又况於排斥談天詆為不經屏諸六合之外謂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者乎規國豈易

言耶稿既編定附識數語以志吾過

光緒十六年七月黃遵憲自序於英倫使館

一人樂言

日本雜事詩卷一

嘉應黃遵憲公度著

立國扶桑近日邊外稱帝國內稱天縱橫八十三州地
上下二千五百年

日本國起北緯線三十一度止四十五度起偏東經
線十三度止二十九度地勢狹長以英吉利里數計
之有十五萬六千六百零四方里全國瀕海分四大
島九道八十三國戶八百萬口男女共三千三百萬
有奇一姓相承自神武紀元至今歲己卯明治十二
年為二千五百三十九年內稱曰天皇外稱曰帝國
隋時推古帝上煬帝書自名曰出處天子余此詩采

撫諸書曰皇日帝悉從舊稱用公羊傳名從主人之例也

乙泰初一柱立天瓊嶽降真形地始成西有和華東諾冊一誇手造一胎生

紀神武以前事為神代史曰開闢之初有國常立尊為獨化之神七傳至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為耦生之神二尊以天瓊矛下探滄溟鋒鐫凝結成礮馭虛島名為國柱因下居成夫婦先以淡路洲為胞鍾靈孕祥乃生八大洲餘島則矛頭滴潮濡沫所凝者泰西人有創世記稱耶和華手造天地萬物七日而成同一奇譚

蕩蕩諸尊走百靈荒唐古史過山經海神長女生鸕羽
天祖初皇法脊令

神代史又言伊弉諾尊伊弉册尊見脊令相交始知
交婚是為初皇又曰瓊瓊杵尊有山幸與兄火闌易
海幸後失於海兄索之急乃自投海中海神妻以長
女復得海幸獲潮滿瓊潮涸瓊二寶神女有孕告瓊
瓊杵尊生子勿往視不聽竊窺之有臥龍盤兒驚躍
入海產室葺以鸕羽茅草未及覆覺故號為鸕鷀草
葺不令尊尊生神武

兼雲揮劍日揮戈屢逐蝦夷奏凱歌西討東征今北伐
古來土著既無多

日本土人卽蝦夷蓋如臺灣之生番
秦蠶秦蠶如豕鹿聲音狀貌皆少異
日本稱爲毛人倭奴爲古所謂長鬚
國者也日本開國在日向大隅自西
而東蓋逐蝦夷而居之神武崇神武
尊神功皆力征經營中葉專設征夷
大將軍以爲鎮撫唐時陸奧一道猶
盡屬蝦夷近三百年聚於奧北一島
有口蝦夷與蝦夷之稱維新後置北
海道設官開拓聞其種類祇存數千
云神武初起師征夷曰吾日神之孫
而向日征虜逆天道矣不如隨影討
之藪雲劍武尊征夷之劍也

遊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別有天
鏡壘永傳笠縫殿
倘疑世系出神仙

崇神立國始有規模史稱之曰御肇國天皇卽位當漢孝武天漢四年計徐福東渡旣及百年矣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皆周秦制也自稱曰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禳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歟三國志後漢書旣載求仙東來事必建武通使時使臣自言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亦有徐福墓其明徵也至史稱開國為神武天皇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無一事足紀神武其亦追王之詞乎總之今日本人實與我同種彼土相傳本如此寬文中作日本通鑑

以謂周吳泰伯後源光國駁之曰謂泰伯後是以我
為附庸國也遂削之至賴襄作日本政紀并秦人徐
福來亦屏而不書是亦儒者拘墟之見非史家紀實
之詞闕疑之例也

劍光重拂鏡新磨六百年來返太阿方戴上枝歸一日
紛紛民又唱共和

中古之時明君良相史不絕書外戚顯政霸者迭興
源平以還如周之東君擁虛位而已明治元年德川
氏廢王政始復古偉矣哉中興之功也而近來西學
大行乃有倡美利堅合眾國民權自由之說者○山
海經海外東經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

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日本稱居
為日如大日靈貴饒速日命皆是

呼天不見羣龍首動地齊聞萬馬嘶甫變世官封建制
競標名字黨人碑

明治二年三月初政府藩縣合一之制以舊藩主充
知事而薩長肥土旋上表請還版圖至三年七月竟
廢藩為縣各藩士族亦還祿秩遂有創設議院之請
而藩士東西奔走各樹黨羽曰自由黨曰共和黨曰
立憲黨曰改進黨紛然競起矣

狐篝牛樞善愚民百濟新羅悉主臣腰石手弓親入陣
浪傳女國出神人

日本取法漢制皆由百濟新羅來神功皇后始通二
國后魏志漢書所謂卑彌呼封親魏倭王者也史言
仲哀討熊襲有神告后宜先征新羅弗從崩后攝位
遽發師西征航海祝曰吾奉天神言越海遠征苟捷
有功則波臣當手梳吾髮分為二浴於海如其言遂
結兩髻如男子親執巨弩時后有娠十月矣復取石
挾腰祝曰凱旋生於茲至新羅新羅主面縛降封府
庫收圖籍而還十四月乃生應神是皆神道設教以
愚黔首者志書謂以妖惑眾侍婢千餘人不見其面
胥由此也然新羅百濟高麗遂稱西藩旋遣使通魏
史書竟稱為女王國至郭璞註海經猶稱倭在帶方

東以女為王易世稱其人皆以女繫國功可謂神也
已日本今古英雄推豐臣秀吉余謂使黑面小猴見
此老婦必當懼伏不敢動耳

女王制冊封親魏天使威儀拜大唐一自覆舟平戶後
有人裂詔毀冠裳

日本典章文物大半仿唐當時瞻仰中華如在天上
遣唐之使相望於道唐亂使絕高行雲遊之僧尚時
通殷勤唐宋間亦遣使答之元祖肆其雄心欲撫有
而國范文虎帥舟師十萬遇颶舟覆歸者三人以元
之雄武滅國五十風起濤作不克奏膚功天為之也
然至是日人有輕我之心矣明中葉時薩摩無賴寇

我沿海及豐臣秀吉攻朝鮮八道瓦解明誤聽女民
沈惟敬言議和授封使者齎詔至秀吉初甚喜戴冕
披緋衣以待及宣詔至封爾為日本王秀吉遽起脫
冕拋之地且裂書怒罵曰我欲王則王何受髻虜之
封且吾而為王若王室何復議再征高麗日本人每
諱言貢我而明人好自誇大視之若屬國吾謂委奴
國王之印親魏倭王之勅見於三國志後漢書北史
後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其時壤地褊小慕漢大受
晉宋齊梁朝聘不絕云封此不必諱也至隋帝問倭皇好既鄰
國之辭矣唐宋通好來而不往偶一遣使齎書或因
議禮不就而去以小事大則有之以臣事君則未也

至明成祖樹碑壽安鎮國之山封足利義滿為王而不知乃其將軍雖義滿稱臣納貢然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於日本則為僭竊神宗封秀吉詔書至為毀裂此又何足誇哉

載書新付大司藏銀漢星槎夜有光五色

天章雲燦爛爭誇

皇帝問倭皇

我

朝龍興遼瀋聲威所至先播暘谷又以彼二百年中德川氏主政講道論德國方大治故海波不揚邇以泰西諸國弛禁成盟念兩大同在亞西亞同類同文

當倚如輔車於同治辛未遣大藏卿伊達宗城來結
好至光緒三年

朝議遣使修報恭齋

國書踐修舊好載在盟府彼國臣民多額手相慶

鯨吼鯨呿海夜鳴捧書執耳急聯盟羣公袞袞攘夷策
獨幸尊王藉手成

泰西通商自和蘭外舊皆禁絕德川氏初海禁尤嚴
律法凜凜難民歸自異國者錮終身孝明帝之甲辰
美利堅始請互市幕府拒之己酉三四月美英船復
來癸丑美國水師將官披理帥四兵船來俄人亦帥
兵踵至安政甲寅乙卯丙辰復迭來劫盟初許以泊

船供困乏繼許其館賓禮接至戊午六月始與美國
定互市則十四條七月與和蘭與英與俄皆定條約
是為開港之始時孝明欲攘夷德川家定主政審力
不敵不敢奉詔處士橫行以外夷披猖大辱國而幕
府孱弱偷安不足議始倡尊王以攘夷之論至明治
元年德川氏遂廢事皆詳鄰交志下篇中

玉牆舊國紀維新萬法隨風倏轉輪杼軸雖空衣服繁
東人羸得似西人

既知夷不可攘明治四年乃遣大臣使歐羅巴美利
堅諸國歸遂銳意學西法布之令甲稱曰維新倣善
之政極紛綸矣而自通商來海關輸出逾輸入者每

13
歲約七八百萬銀錢云然易服色治宮室煥然一新
義和有國在空桑手握靈樞八極張今世日官翻失御
如何數典祖先忘

自欽明十四年由百濟遣曆博士來始行夏時後襲
用元嘉曆復用儀鳳曆復用大衍曆長慶宣明曆長
慶宣明曆行之最久凡八百餘年至貞享元年始行
元授時曆雖設曆官所業不精僅一賀氏傳其家學
第從高麗琉球沿用我法而已別詳天文志中余友
沈梅士往告余云山海經曰義和之國有女名羲和
浴日於甘淵歸藏戡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
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禮儀典

上天一晦一明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疑此邦在昔有精天象歷算之學者上古本與中國通用為日官遂以國為氏復以氏命官故曰官號羲和也其然豈其然乎

紀年史創春王月改朔書焚夏小正四十餘周傳甲子竟占龜兆得橫庚

明治五年十一月九日詔曰太陽歷從太陽經度立月有日子多少之差無季候早晚之變每四歲置一閏日七十年後僅生一日之差比太陰歷實為精密遂祭告太廟行政歷禮又詔以是年十二月三日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蓋自神武紀元當周惠王之十

七年辛酉凡二千五百餘年歷甲子四十餘周皆用
夏時及是廢之矣

神仙樓閣立虛空海鷗狂吹壓屋風四面濤聲聾兩耳
終年如住浪華中

多雨尤多大風余所居室木而不石四面皆玻璃風
作則顛搖鼓動如泛一葉之舟於大海中為之怛怛
心動矣

巨海茫茫浸四圍三山風引是耶非蓬萊清淺經多少
依舊蜻蜓點水飛

立國至今版圖如舊神武至太和登山望曰美哉國
乎其如蜻蜓之點水乎故日本又名蜻蜓洲史言海

外三神山風引不得至山海經註又言蓬萊在海中
上有仙人宮闕以金銀為之禽獸皆白稗官小說稱
多長春之草不死之藥今海外萬國舟車悉通惡觀
所謂圓嶠方壺蓋燕齊方士知君房東來踪跡遂借
以肆其矯誣實則今日本地也疆域皆別詳地理志
中

翠華馳道草蕭蕭深苑無人鎖寂寥多少榮花留物語
白頭宮女說先朝

神武起日向建都檀原即畿内大和境後遷徙不一
多在天和日本讀大倭大和音為耶馬臺故魏志稱
至桓武帝都平安城為今西京定鼎千餘年矣明治

二年乃遷東京鑿輿西幸偶一駐蹕而已謹案使東
述略曰西京以山為城無垣郭雉堞周環數十里有
賀茂川縈貫其中過故宮守吏導入有紫宸殿殿屏
圖三代漢唐名臣像循殿西行過曲廊涉後園落葉
滿階鳴禽在樹有瀑名青龍水澗石罅泠泠然作琴
筑聲靜對片時塵慮俱息云 榮花物語出才嬪赤
染衛門手皆紀藤原道長驕奢之事道長三女為后
故多敘宮壺

前朝霸主識龍蟠富岳荒川極大觀畱與東遷新定鼎
萬家春樹錦城寬

通國以武藏上總為坦沃江戶本遠山某所居德川

家康初起參河豐臣秀吉語之曰江戶霸氣之所鍾
子宜築城居於是家康遂徙焉築石為城高壘深濠
一如大坂德川氏還政參與大久保利通請遷都越
明治元年遂東遷因幕府為宮殿焉舊都自大和外
攝津近江長門豐前皆曾一至東京實始至也凡東
京府所轄之戶四十三萬五千九百餘

九州地脈阻昆崙裨海環瀛水作門圓嶠方壺雖妄語
分明世外此桃源

四面環海自德川氏主持鎖港益與諸國相隔絕然
承平無事閉戶高臥者二百餘年有客長崎者為言
商賈交易以誠信婦姑無勃谿聲道有拾遺者必詢

所主歸之商人所傭客作令司筦鑰他出歸無失者
盛哉此風所謂人崇禮讓民不盜淫者邪

薩摩材武名天下水戶文章世不如幾輩磨刀上馬去
一家修史閉門居

材武以薩摩為最賴子成曰吾涉覽其國雖屠販勇
決過人卒然爭鬪動輒至殺人自殺維新之際其國
英傑首唱納土撤藩故功臣居十之六長門次之稱
文學者有肥前安藝水戶三藩而水戶為最源光國
作日本史時開彰考館名士多從之遊藏書尤富余
老友青山延壽是藩人父延于兄延光世治史學具
有典型

舟鮫衡鹿富良材椎結夷風草昧開昨夕屠鯨今射虎
明朝跣足讀書來

北海一道舊屬松前侯明治二年割分十一國初令
諸藩分任墾闢後專設開拓使治之山林藪澤上腴
之奧區民不耕種日腰弓弭箭驅狐狸捕鯨魚文身
蓬首穴居血飲而渾沌未鑿易受約束近稍有讀書
者

一洲樺太半狃榛甌脫中居兩國鄰羅刹黑風忽吹去
北門管鑰付何人

樺太洲一名庫頁島西鄰俄屬南與日本北海道天
鹽犬牙相銜費雅喀俄羅斯日本蝦夷人雜居其中

初亦不知屬何國地俄使初來即議畫疆界至明治八年十一月乃定歸於俄而舉千島屬日本樺太居民皆漁海獵山以自給山多椴松海多鮭鱒極炭捕鯨之利尤厚聞自主太洞歲出昆布不知幾千萬石云

拔地摩天獨立高蓮峯湧出海東濤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積未消

直立一萬三千尺下跨三州者為富士山又名蓮峯國中最高山也峯頂積雪皓皓凝白蓋終古不化

濯足扶桑海上行眼中不見大河橫只應拄杖尋雲去手挈盧敖上太清

與富士山並稱三山者加賀白山越中立山蓋於齊
為巨擘焉水以信濃河為最長以琵琶湖為最大矣
然國中雖少高山大河而林水邱壑大有佳處使東
雜咏紀沿海光景既如讀酈元水經柳州遊記其中
山水名勝之區聞陸奧之松島丹後之天橋立安藝
之宮島尤山層雲秀懷靈抱異云恨蠟屐無緣未能
一遊耳

一震雷驚眾竊號沈沈地底湧波濤累人日夜憂天墜
頗怨靈龜戴未牢

地震月或數回甚則牆壁棟宇皆搖簸先聞洶洶聲
如大風鼓濤而來初至頗怪久亦習慣累月不震土

人反疑安政乙卯江都大震死者二三萬人父老謂
數十年當有一厄惴惴常懼之

倚天銅佛古於樹挂月玉鏡寒生苔對人露立總不語
曾見源平戰鬥來

鎌倉八幡宮有銅佛高今尺三十九尺餘徑廣十六
丈有奇銅鏡一古色斑駁住僧云神功皇后物也一
千七百餘年矣又有源賴朝之冑平秀吉之刀信元
之角弓家康之竹杖鎌倉本重鎮源賴朝開霸府即
此地也德川以前北條氏足利氏皆居此以管領關
東鎌倉余未至聞之何大臣云

石塔光明照夜燈武尊宮闕鬱觚棱至今灑涕吾孺語

攜酒相尋白鳥陵

史言日本武尊征東夷泛海相模風濤大作寵姬橘媛投海暴風遂止凱旋過碓日嶺東望懷橘媛歎曰吾孀已矣後人因號東陸為吾媛國及崩葬白鳥從陵出目為白鳥陵今有祠

南朝往事久灰塵歲歲櫻花樹樹春手挈銅鈴拜遺像
嗚呼碑下弔忠臣

楠正成者南朝殉難之臣日本比之文文山岳少保源光國題其碑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墓在湊川有櫻花數百樹手澤所留重於大壁尚有神鈴塑像能文者皆紀之

芝山宮殿賸豐碑搖動春風見堯葵二百餘藩齊灑涕
不堪哀誦式微詩

德川氏主政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民不能忘還政以
來父老過芝山東照宮多有焚香泣拜者舊藩士族
維新後窮不自聊時時有盛衰今昔之慨

臣連伴造稱官氏藤橘源平數世家將相王侯真有種
至今寥落族猶華

舊皆世官故氏族最重古所謂臣連伴造以官有世
功以官為氏其後賜性命氏自垂仁始姓有升降以
氏為寵號自天武始氏之寵號既定宏仁姓氏錄所
載舊姓有千百氏諸藤專朝不舉他族而舊族皆降

在皂隸矣源平迭與枝葉之蔓分宗立身
其長者猶古氏上其族人稱家子郎黨黨
百年之藩大都藤橘源平四姓也維新廢
華族以別齊民

國造分司舊典刊百僚亦廢位階冠紫泥鈴
指令惟憑太政官

上古封建號為國造奉方職者一百四十

國造置國司猶變封建為郡縣也天智十

政大臣三公首職猶漢相國左大臣右大臣相沿至

門柄政復為封建太政官勢同虛設明治

一一復古斟酌損益於漢制歐羅巴制樹

太政官有大臣參議佐正出治以達其政於諸省凡
九省曰外務曰內務曰大藏曰陸軍曰海軍曰文部
曰工部曰司法曰宮內而外設三府三十五縣於北
海道別設開拓使省有卿有大輔少輔有大少書記
官有幾等屬官若吏胥府有知事縣有令有書記官
屬官府縣之事上於諸省諸省受成於太政官各卿
皆參知政事太政官中復有調查當勳法制三局有
總裁卽以參議分任之亦設書記官以隸各省所上
之事諸省事有疑難者指上太政官示之曰指今每省所轄事又隨事
分局官凡十七等而統以八位位有從正自十等官
而下無位焉皆別詳職官志中

議員初撰欣登席元老相從偶騎閨豈是諸公甘仗馬
朝廷無關諫無書

太政官權最重後設元老院國有大事開院議之府
縣於明治十一年始選議員以議地方事亦略仿西
法上下議院之意此固因民之所欲而為之規模猶
未定也舊有彈正臺後廢西法多民出政而君行政
權操之議院故無諫官日本君主之國而亦無之
堂堂黼座設朝儀神武初元立國時一百一聲聞祝嘏
滿城紅日早懸旗

朝賀大禮歲有三大節曰新年曰天長三十一日二月
二十相傳為神武即位紀元之日曰紀元節尤重之

官皆大禮服詣宮朝賀放祝嘏一百一聲人家皆懸
畫日旗以伸慶也

肘挾氈冠插錦絛肩盤金纒繫紅綃前趨客座爭攜手
俯拜君前小折腰

朝會皆大禮服以免冠為禮冠或肘挾或手執冠制
皆挾長前後銳而中尖以白黑羽為飾皆氈衣革履
有勳爵者處金錄於袖自肩至腰斜披以紅緣白綾
以繫勳章文武臣皆佩劍新年朝賀鄰國公使皆在
列見客趨而前皆握手通殷勤入朝進退皆三鞠躬
無拜跪禮矣 明治六年始易服色然官長居家無
不易舊衣者

金菊花濃劉苦奉張雞冠劍佩立成行司書載筆司勳賞
拜手重光旭日章

賞勳無五等之爵而有勳號曰勳一等勳二等時時
賜金又仿泰西寶星例給印章亦畫日有旭日重光
章旭日單光章菊為王章官舍行幕皆圖繪之

減租恩詔普醲膏碩鼠疲民敢告勞歸語老農吾土樂
寬仁長戴

帝天高

民無私田計明治七年租稅定額全國有米一千二
百八十三萬七千六百九十二石餘易米以錢計八
年收楮幣五千一百五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圓明

治十年減租計收三千五百五十三萬八千七百九十四圓考日本初仿唐班田之制取諸民者二十之一耳延喜天歷後豪強兼并其制遂壞鎌倉來每以軍興加賦後不復除及豐臣秀吉興亟正經界平租稅然古者每段三百六十步裁為三百步而收稅如故於是益重所賦率取十四謂之四公六民德川氏因之世官益多用益繁大率皆取民之半甚者或六公四民七公三民民困極矣明治中興諸侯悉去國籍奉田歸公亦用古法諸國公田皆隨鄉土估價賃租凡值百者收三分然值百之息歲不過十是十分而三也民猶不堪今君仁厚於十年正月一日復減

租為二分五然較之我國四十取一乃歎吾民之鑿
井耕田真不知

帝力何有也餘詳食貨志中

剪紙類將花樣翻司農用印不辭煩法同手實名頭會
絕少催租吏到門

造紙畫為界分行如罪罰所有文憑計簿之類均購而
書之官又造方紙約寸許分赭黑青黃紅紫各類以
當分釐錢圖十百之數名為印紙即以作稅券紙中
每刻王面或古人象華人所名為頭稅者也課取物
稅之外用如煙草類凡一切買賣借貸典質之事莫不
計稅應用此紙而不用者罰漏稅銀二十倍惟官不

督責聽民間自占其數購取而自用之蓋近乎宋人
手實之法而無胥徒檢核之擾無吏役催促之苦行
之甚精善也

左券都憑官契來鼠牙雀角不疑猜若非一紙文書在
無地能容避債臺

民間借貸不用印紙者訟於官官不理一切訴訟亦
均以官紙為憑

六幹五均官盡備騎零都數法俱嚴禁烟禁酒工言利
獨控牢盆不道鹽

凡以酒營業者必先領准牌乃許發賣名營業稅或
釀造或販賣又分別納稅官派員檢查令酒人於盛

酒器標識其數如或隱匿偷漏皆重課罰金業烟草者法亦如之惟所領准牌必攜之在身以備查檢烟草或盛於箱或裹以紙或束之如書卷皆必用印紙粘於一拆必損之處蓋西人之課煙酒稅大類如此明治十年計酒稅煙草稅共收銀二百七十餘萬圓後又遞加日用各物無不課稅者惟鹽獨無政蓋漉沙熬波隨處而有故不能稅耳

聞說和銅始紀年孔方漸變楷成圓通神使鬼真能事土價如金紙作錢

銀錢始見顯宗朝然莫詳所來史言天武三年對馬始出白金十二年有廢銀錢用銅錢之令持統八年

始設鑄錢司元明和銅元年銅錢始有文曰和銅開
珍聖武天平感寶元年陸奧貢黃金四年始鑄金錢
近世寬永復鑄鐵錢沿革不盡可詳凡鑄錢皆不以
易代更其式有圓有橢圓有渾圓有方有長方多無
孔無輪郭重或數兩縱橫六七寸小則二三分輕數
銖而已今所用者尚有寬永文久又有天寶以一當
百明治四年金銀銅三貨並鑄式皆精美六年復造
紙幣當墨西哥銀錢一枚者曰金一圓又有半圓二
十錢十錢者描畫龍鳳中有明治通寶字竟與通行
貨幣等

鑄山難得鑛常開永樂錢荒不再來海外有商爭利數

國中何地築謬臺

源義政上表成祖稱臣國土瘠民貧銅錢散失公私
索然請賜錢成祖頒以永樂錢五十萬貫復由商舶
鄰國運來遂通行國中後以一文當四文用鑄產不
多新鑄金銀多為西人攫去外國債一千餘萬內國
債二億餘萬分年還償皆詳食貨志中然日人近方
銳意通商自絲茶外輸出物品遠及於歐羅巴得利
與否未可知耳

中將登壇妙指揮宮妃鵠立亦戎衣連環拐馬連珠礮
更請君王看一圍

海陸軍制皆別詳兵志中海陸軍皆有操鍊場小隊

每日習之間數月一大操君及母后妃后或臨觀馬
戎服督隊容肅而儀簡兵仿西法槍礮連發分屯互
擊若對敵者步伐整齊頗可觀唯產馬不良少驚弱
耳

拜手中臣罪祓除探湯翦爪仗神巫竟將老子篋中物
看作司空城旦書

古無律法有罪使司祝告神害稼穡汙齋殿為天罪
姦淫蠱毒為國罪皆請於神祓除之輕去爪髮重懲
贖物今尚傳有中臣禊祠卽其事也且有探湯法入
泥鑊中煮沸使訟者手探之以董正虛實是皆余所
謂方士法門也刑於無刑真太古風哉至推古乃作

憲法後來用大明律近又用法蘭西律然囹圄充塞
赭衣載道矣

棠陰比事費參稽新律初頒法未齊多少判官共吟味
按情難準佛蘭西

府縣止理民事刑訟專司於裁判所而直隸司法省
明治六年頒新律綱領參用大明律泰西律然法多
未備判官上事每日吟味其事情難於判結云云吟
味公牘中語謂審度也近又由司法省撰民法刑法
二書專用法蘭西律交元老院議之未及頒行餘俟
詳刑法志中

春風吹鎖脫琅璫夕舖朝糜更酒漿莫問泥犁諸獄苦

殺身亦引到天堂

牢獄極為精潔飲食起居均有常度病者或給以酒漿但加拘禁不復械繫一切諸苦並不身受雖定罪處絞者行刑時或引教士及神官僧人為之諷經俾令懺悔仍祝以來生得到天堂云

時檢樓羅日歷看沈沈官屋署街彈市頭白鷺巡環立最善鳩民是鳥官

警視之職以備不虞以檢非為總局以外分區置署大凡戶數二萬以上設一分署六十戶巡以一人司杆掇者持棒巡行計刻受代皆有手札錄報於局長余考其職蓋兼周官司教司市司隄匠人擇人禁殺

戮禁暴氏野閻氏修閻氏數官之職後世惟北魏時
設候官名曰白鷺略類此官西法之至善者也

照海紅光燭四圍彌天白雨挾龍飛繞警報枕鐘聲到
已報馳車救火歸

常患火災近用西法設消防局專司救火火作即敲
鐘傳警以鐘聲點數定街道方向車如游龍轂擊馳
集有革條以引汲有木梯以振難此外則陳畚者負
鑿者毀牆者皆一呼四集頃刻畢事

火齊珠懸照夜光粉牆碧瓦第相望白桑板記公卿姓
紫羅塗聯左右坊

一街道甚修治曰某區曰某町曰幾番地圖記分明人

家皆書名於門高官大府亦以二三寸木板懸楣上
日從一位正二位某多嫌舊式湫溢紅牆翠瓦玲瓏
雲起門外柱立燈塔夜則然燈巡邏者時時環門
新綠在樹殘紅稀荒園菜花春既歸堂前燕子亦飛去
金屋主人多半非

德川氏時舊白藩邸宅皆在東京廣廈傑閣今皆沒入
官或改官舍或為民居其荒涼者鞠為茂草矣因記
杜工部詩曰王侯邸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甚
切近事也

維摩丈室潔無塵藥鼎茶甌布置勻
導脈竹筵窺臙鏡
終輸扁鵲見垣人

官府所屬皆有病院以養病者花木竹石陳列雅潔
萃醫於中以調治之甚善法也不治之疾往往送大
醫院剖驗其受病之源亦西法

博物千間廣廈開縱觀如到寶山回摩挲銅狄驚奇事
親見委奴漢印來

博物館凡可以陳列之物無不羅而致之者廣見聞
增智慧甚於是乎賴有金印一蛇紐方寸文曰漢委
奴國王云筑前人掘土得之考後漢書建武中元委
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蓋卽此物也

握要鉤元算不差網羅細碎比量沙旁行斜上同周法
治譜誰知出史家

統計表者戶口賦稅學校刑法等事皆如史家之表
月稽而歲考之知其多寡卽知其得失西人推原事
始謂始於禹貢余考其法乃史公所見周譜之法也
欲知古事讀舊史欲知今事看新聞九流百家無不有
六合之內同此文

新聞紙以講求時務以周知四國無不登載五洲萬
國如有新事朝甫飛電夕旣上板可謂不出戶庭而
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於邸報其體類乎叢書而體
大而用博則遠過之也

削木能飛詔鵲靈備梯堅守習羊玲不知盡是東來法
欲廢儒書讀墨經

學校甚盛唯專以西學教人余考泰西之學墨翟之
 學也尚同兼愛明鬼事天卽耶穌十誠所謂敬事天
 主愛人如己他如化徵易若龜為鴉動物之化五合水火
 土離然鑠金腐水離木金石草木同重體合類異二體
 不合不類此化學之祖也以分別品類之異同西人淡
氣輕氣炭氣養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
 絕也莫絕此重學之祖也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
 重非半弗斲倍二尺餘尺去其一圍一中同長方柱
 隅四謹圓規寫足方柱見股重其前弦其股法意規
 圓三此算學之祖也臨鑑立景二光夾一光是被下
 光故成景於上首被上光故成景於下驗近中則所

鑿大遠中則所鑿小比光學之祖也皆著經上下篇
墨子又有備攻備突備梯諸篇韓非子呂氏春秋備
言墨翟之技削爲能飛非機器攻戰所自來乎古以
儒墨並稱或稱孔墨孟子且言天下之言歸於墨其
縱橫可知後傳於秦西秦西之賢智者行其緒餘今
遂盛行其道矣又如大戴禮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
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周髀註地旁沓四墮形如覆
槃素問地在天之中大氣舉之易乾鑿度坤母運軸
蒼頡云地日行一度風輪扶之書考靈曜地恆動不
止而人不知春秋元命苞地左轉以迎天河圖括地
象地左動起於畢非所謂地球渾圖天靜地動乎亢

倉子曰蛻地謂之水蛻水謂之氣關尹子曰石擊石
生光雷電緣氣而生可以為之淮南子曰黃埃青曾
赤丹白礬元砥歷歲生瀕其泉之埃上為雲陰陽相
薄為雷激揚為器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入於海鍊
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中
國之言電氣者又詳矣機器之作後漢書張衡作候
風地動儀施闢發機有八龍銜丸地動則振龍發機
吐丸而蟾蜍銜之元史順帝所造宮漏有玉女捧時
刻籌時至則浮水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
夜則神人按更而擊奇巧殆出西人上若黃帝既為
指南車諸葛公既為木牛流馬楊公既為輪舟固眾

所知者相土宜辨人體窮物性西
文戴禮管子淮南子抱樸子及史
藝術之類且不勝引至天文算法

彼國談幾何者譯稱借根方為東

八卷中載立天元一之法即借根之法所本也火器之精

火礮一篇可微得於普魯斯人為元將部

流近同文館丁韞良說電氣道本

拾芥凡彼之精微皆不能出吾書

其委正可師其長技今東方慕西

之竟或言漢學無用故詳引之以

○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語學學

西語者甚多學校隸於文部省東京大學生徒凡百餘人分法理文三部法學則英吉利法律法蘭西法律日本今古法律理學有化學氣學重學數學鑛學畫學天文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機器學文學有日本史學漢文學英文學以四年卒業則給以文憑此四年中隨年而分等級所讀皆有用書規模善矣別詳文學志中

化書奇器問新編航海遙尋鬼谷賢學得黎韃歸善眩
逢人鼓掌快談天

學校卒業者則遣往各國曰海外留學生日本唐時遣使我國每有留學生官制禮教皆亦趨亦步今於

泰西亦如此也。○東京又有中學師範學校卒業則許為人師教之之法凡分七級。有性理學天文學地質學分年受業循第七級而至一級由淺入深由粗入細由約入博其書籍皆歸實用其課程皆有定期許給數日假日其同方同業羣萃州處以一先生教數十人則師逸而功倍蓋教法皆得之泰西余嘗縱觀其地而歎其善聞東人好博驚廣不能專精然可以想見泰西學校之盛也德意志國花之安譯有德國學校論畧自言無人不學無地無學無事無學郭筠仙侍郎言泰西人材悉出於學校嗚呼其信然矣五經高閣竟如刪太學諸生守兔園猶有窮儒衣逢掖

著書掃葉老名山

學校諸書自西學外日本書有輿地學有史學中學
則唐宋八家文通鑑監要二十一史約編而五經四
子皆束之高閣矣

故爭齊楚連橫勢要讀孫吳未著書縮地補天皆有術
火輪舟外又飛車

海陸軍有士官學校專以教帥兵者凡地之險要器
之精良陣之分合兵之進退營壘之堅整手足之純
熟一一有成書繪以圖貼以說圖說所未盡者以水
土肖其形一覽可知不啻聚米之為山也又身驗而
力行之無事之時若臨大敵者西人有恆言簡將難

於練兵兵可數月而成將非積年不能成材也宜其
強矣日人之為陸軍也取法於法與德為海軍取法
於英

深院梧桐養鳳凰牙籤錦悅浴恩光繡衣照路鸞輿降
早有雛姬掃玉牀

明治九年國后出藏金命擇士族華族女百人延師
教之曰女子師範學校亦三年得為女師開學之日
卒業之時國后親臨鸞鈴載道公卿命婦亦褰裳偕
至長者簪筆幼者執簡跪迎於門膜拜於堂彤管紀
史稱為盛典焉校中勤慧者時賜書賜衣

捧書長跪藉紅氍吟罷拈鍼弄繡襦歸向爺娘索花果

偷閒動出地球圖

女子師範學校亦多治西學而有女紅一業謂婦功居四德之一也曹大家女誡亦有譯本校中等級次第大略與中學相同若宣文絳紗私自受業者亦往往而有有跡見瀧教女弟子凡一二百人頗有五六歲能作書畫者

聯袂游魚逐隊嬉捧書挾策雁行隨打頭栗齧驚呼墓悵憶兒童逃學時

附女子學校有幼稚園皆教四五歲小兒鳥獸草木日用器具或畫圖或塑形以教之以名教之剪紙畫泥搏土偶壘方勝以開其知識教之唱歌說話習字

陳一切蹴鞠秋千之類於放學時聽之游戲以誘掖
其心節宣其氣課程皆有一定不易之刻坐立起止
皆若以兵法部勒之泰西之教法也校中有保姆有
訓導

國學空傳卜部名三輪寺額未分明天然一月橫縱畫
萬國翻同墮地聲

或言神代原有文字至推古朝尚存藏於卜部家近
世平田篤允倡為神學之說所據如鎌倉八幡寺和
州三輪寺額皆模糊不可辨余取觀之略似蝌蚪形
或如鳥篆書亦不知始於何年惟世傳有肥人書有
薩人書如一二五作一川則今蝦夷尚沿用之五字

之外或變換點畫如阿刺伯數字或畫作○□或作鳥獸草木形之類蓋萬國造字象形之先必先計數如一二三四正如阿字為字母之首小兒墮地先作此聲為天地之元音也

東方樂久忘夷棘上古文難辨棘蚪欲藉舌人通寄象只須五字熟摩多

孝經緯曰東夷之樂曰棘樂元詩曰東夷之樂曰朝離音皆不可考今所傳伊呂波四十七字外有五十母字譜不出支微歌麻二韻其發端之五音為阿衣烏噎嗚能統攝眾音考悉曇字母四十七字其初十二字謂之摩多摩多即母也其三十五字謂之體文

今五十母字中之阿衣烏噯唄卽梵書摩多知其法
實出於悉曇字記唐時傳教空海二僧亦從遣唐使
留學當貞元間並受悉曇學於梵僧可知其所自來
矣

航海書來道遂東虛辭助語情難通至今再變佞虛字
終恨王仁教未工

古語拾遺曰上古之事口耳相傳耳自王仁齋論語
千文來人始識字然國史案云初教漢文時悉皆指
象以名而助語虛辭無象可指其土語又皆實字在
前虛字在後與漢文不相應故教之甚難也

論語初來文尚古華嚴私記字無訛老僧多事工饒舌

假字流傳伊呂波

漢籍初來令王子大臣受學僅行於官府然至於唐時表奏章疏皆工文章卽私著之書余見唐開元時馬道手箱華嚴經音義私記以和訓附註其下尚無假字蓋日本學漢文雖甚難而文祇一種王段博士接踵而來遣唐學生又多高材故自能斐然成章至唐德宗朝僧空海欲民便於用乃借漢字伊呂波四十七字以附土音創為个口八邊別成日本文集或曰上古既有伊呂波聖德太子營法隆寺木工嘗用之或曰伊呂波實出涅槃經皆臆說也

不難三歲識之無學語牙牙便學書春蚓秋蛇紛滿紙

問娘眠食近何如

伊呂波四十七字已綜眾音點畫又簡易於習識為伊

為千利為口波為八仁為二保為木邊為八止為卜知

與為日多為夕禮為ル會為以津為川稱為木奈為

為夕也為也末為日計為予不為了已為口江為工

天為予阿為尸左為竹幾為キ由為了已為口江為工

三之為之惠為卫比為七毛為毛世為也寸為又以

假其偏旁各片假字其假字則伊呂波之草書也

故彼國小兒學語以後能通假字便能看小說作家

書矣假字或聯屬漢文用之單用假字女人無不通

者
難得華同是語言幾經重譯幾分門字鬚了尾行間滿
世世仍憑洛誦孫

日本為中土語言有三種曰吳音曰漢音曰支那音
漢籍初來經生博士皆以口授是曰漢音唐宋遣使
常以緇流江南名山戴笠雲遊者接踵而至口傳經
典歸教其徒是曰吳音卅年以來中外結約英吉利
米利堅學者每據我字典譯以彼文字如所刻華英日
本之通西字者復從其書以求我音是為支那音釋氏
稱震旦亦曰支那今歐羅巴人稱今士大夫之通漢
學者時時操漢音吳音大抵近聞之漳泉浙之乍浦
而變而愈遠實不可辨漢吳參錯閩浙紛紜又復言
人人殊王段所授遠不可考三百年來長崎通商者
多漳泉人而乍浦購銅之船每歲一來所操
土音本大異中原東其稱五為訛稱十為求沿漢音
人誤以為正音也

而變者也稱一為希多子二為夫帶子此土音也市
廛細民用方言者十之九用漢言者百之一而已其
讀漢文多顛倒讀之註上中下甲乙等字於行間以
為識間附土音為釋物茂卿所謂句有須丁有尾也
博士來從繼體初五經亦自劫灰餘航頭古典欺人語
何處瑯環覓異書

君房所齎之書蓋不可攷日本史稱有典墳亦因中
人誤傳而附會者殆為當時焚書故不得齎歟應神
十六年徵王仁於百濟始有論語時並有千文考李
始作千文獻晉武帝應神繼體七年百濟遣五經博
當武帝時殆鍾氏千文也士段揚爾十年又遣漢安茂來始有五經日本紀以

語孝經 余來東後徧搜群籍足利學校水戶書庫皆
為五經 余來東後徧搜群籍足利學校水戶書庫皆
藏書極富者未聞有逸書也歐陽公日本刀歌曰徐
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
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蠻貊倉波浩蕩無通
津亦儒者妄想明豐坊因之遂有偽尚書之刻是亦
姚興舜典得自航頭之故智也

論語皇疏久代薪海神呵護尚如新孝經亦有康成註
合付編摩鄭志人

逸書固無存惟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尚有流傳乾隆
中開四庫館既得之市舶獻於天祿矣宋史稱僧裔
然獻鄭註孝經陳振孫書錄解題之後不復著錄曰

本天明七年固田挺之得之群書治要中是書魏徵

明五年尾張藩世子命諸臣校刊有督學細井德氏

識之日承和貞觀之間經筵屢講是書正和北條

實時請於中秘寫藏文庫及神祖命範全至台廟獻

其三卷亡是致治要採書不著撰人其定為鄭註者

殆相傳云爾或挺之據陸氏釋文定之也鄭註孝經

不見於鄭志目錄及趙商碑銘唐人至設十二驗以

疑之然宋均孝經緯註引鄭六藝論序孝經有云元

又為之註大唐新語亦引鄭孝經序均春秋緯又註

云為春秋孝經畧說是皆作註之證此註既與釋文

所引鄭註合文貞之書日本珍弄具有源流決非贗

鼎可寶貴也至信陽太宰純所刻之古文孝經山井

鼎物茂卿亦自謂誤編故不足述

西條書記考文篇曾入琳瑯甲乙編道學儒林尋列傳
東方君子國多賢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著於四庫五經總義類目中
頗稱許之芸臺相國校勘五經所稱足利本卽此也
物徂徠云昔在邃古吾東方國冥冥乎罔知覺有王
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吉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
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氏而後人人知稱天謔
聖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蓋日本之學源
於魏盛於唐中衰於宋元復興於明季以至今日自
藤原肅始為程朱學肅字富播磨人號磨人師其說者凡百五

十人尤著者曰林信勝一名忠字子信林春勝一名

之道號鵝林信篤號鳳岡春勝子林衡字德銓號述

主嗣林氏為木下貞幹字直夫號錦新井君美字

信勝八世孫白石江室直清字師禮號鳩柴野邦彦字

那波觚字道圓號活山崎嘉齊字敬義號闇淺見安正

字綱齋近江人德川光國字子龍號常安積覺字子光號澹

藩貝原篤信字子誠號益軒中井積善字子慶號竹

佐藤坦字大道號惟尾藤孝肇字志尹號二古賀樸

世純風號精里古賀煜號伺庵賴襄字子成號山陽

為陽明之學者凡六人中江原為之首原字惟命號

其徒之善者曰熊澤伯繼字子介號蕃又有伊藤維

楨字源佐號仁不甚喜宋儒而講學自樹一幟其徒

七十人尤者曰伊藤長允字元藏號東涯維禎子物茂御菽氏名

變松江以字行號之學由史漢而上求經典學識頗富

近伊藤而指斥宋儒空談則過之門徒六十四人尤

者曰太宰純字德夫號春臺信濃人服部元喬字子遷號南郭西京人龜

井魯字道載號南帆足萬里世任日御號愚亭更有古

學家專治漢唐註疏共六十人尤者曰細井德民世字

馨號平洲中井積德字處寂號履軒大坂人藤田一正字幽谷

水戶藤田彪字一試御號東會澤安志齋水戶人松崎

復字明後號慎安井衡字仲平號息軒鹽谷世宏字

侯號宏陰說經之書自七經孟子考文外有論語解

四書古義伊藤維楨著 論語徵大學解中 庸解物茂論語

古訓太宰純著 大學新疏 周易廣義 論語廣義新井君學美著

庸解 論語鄉黨翼解原中江朱易衍義 孟子要畧 孝經

刊誤附考嘉山崎易詩書儀禮戴記春秋語孟繹解皆

愿九經談太田元貞著 七經雕題中井積家註 四書虎田

論語大疏 孟子精蘊 周易象義太田元貞著 四書輯疏安部

井聚 論語語由述志龜井論語輯說左傳輯釋衛安井

善身堂一家言龜井備誌之以勸好學

斯文一脈記 傳燈四百年來付老僧始變儒冠 除法服

林家孫祖號中興

日本保元以降區宇雲擾士大夫皆從事金革惟浮

屠氏始習文中間斯文不墜於地賴儒僧也及藤原
肅出始銳然為洙泗學繼之者林信勝藤氏始為僧
後歸於儒信勝初讀書僧院有老和尚欲強度之不
可然是時儒者猶別立名目无其顧不列儒林信勝
之孫信篤慨然以人道即儒道不可斥為制外請於
德川常憲許種髮叙官為大學頭世始知有儒史記
之曰此元祿四年正月十四日事三百年來文教大
興德川將軍拔用林氏父子為之倡也羅山子恕弟
信澄皆舉秀才

海外遺民竟不歸老來東望淚頻揮終身恥食興朝粟
更勝西山賦采薇

朱之瑜字魯瑛日本稱曰舜水先生浙江餘姚縣貢

生明亡走交趾數來日本遂家焉水戶藩源光國執

弟子禮甚恭年八十餘卒源氏為題其墓曰明徵士

從其志也舜水善講學一時靡然向風弟子多著名

鄭芝龍客臺灣曾寄書舜水欲乞師圖復明魯監國

之臣曰王翊在餘姚大嵐山敗亡者亦其友也亡國

遺民真能不食周粟者千古獨渠一人耳餘姚縣志

無傳余屬沈梅史采其事歸補之同時陳元斌與客尾張戴曼公客紀伊

後又有張斐攜舜水幼孫來海禁既嚴未至列去然日本甚重其文有張非文萃蒼園集行於世

昌平廟貌尚崔魏列郡膠庠半劫灰幾輩斷斷守殘缺

捧經抱器拜門來

史言大寶元年文武帝謁學始行釋奠禮及清和帝
詔新修釋奠式於五畿七道可知當時學校既盛中
間武門主柄僧徒橫行吾道遂微德川氏興投弋講
藝彬彬極盛朱舜水客水戶復繪其式為建學宮諸
藩效之規模一如中土聞會津尤闊敞在東京者德
川常憲書大成殿字於上鳥革翬飛命與俱美年來
西學大行各藩文廟或改為官署廢棄者半一二漢
學之士潦倒不得志於時猶硜硜抱遺編守祭器可
哀也已

叩闕哀告九天神幾箇孤忠草莽臣斷盡臣頭臣筆在
尊王終賴讀書人

自德川氏崇儒術讀書明大義者始知權門顯柄之非源光國作日本史意尊王室願身屬懿親未敢冒言後有布衣高山孝九郎蒲生秀實者始著論欲尊王攘夷議起譁然以尊王為名一倡百和幕府嚴捕之身伏蕭斧者不可勝數然卒賴以成功實漢學之力也何負於國欲廢之耶斯文在茲神武崇在天之靈其默相之○明治二年源氏蒲生氏高山氏皆遣使祭其家且賜其子孫米

紀事編年體各存黃門自立一家言兵刑志外徵文獻深恨人無褚少孫

漢文之史有六部國史為編年體水戶藩源光國始

作大日本史是為紀傳又有水戶藩臣青山延光作
日本紀事本末三體備矣此外則賴山陽作日本政
紀實倣朱子通鑑綱目又有日本外史紀執政大將
軍故曰外史惟日本史只有紀傳無表志亦兵刑二
篇而已故蒐求典禮網羅政事戛戛乎其難矣聞源
氏草創十志而未成曰神祇曰佛事曰天文曰輿地
曰職官曰食貨曰氏族曰輿服併兵刑而十其稿今
存史館然二百餘年無繼起而畢業者蓋以紀載多
闕不能成書故也蒲生氏有職官志山陵志已刻又
聞欲作氏族等志而亦未成也

徂徠而外有山陽餘子文章亦擅場南駕越裳北高麗

六藝曉策躍扶桑

物茂卿之徂徠集賴子成之山陽文詩國人無不知

其名三百年來古文家之領袖也以余所見鹽谷世

宏安井衡齋藤謙字有終號北古賀樸實卓然能成

一家言餘外則林孺字長孺號鶴柴野邦彦尾藤孝

肇室直清太宰純服部元喬山縣孝孺字次公號周

中井積善中井積德木下貞幹新井君美安藤煥圖

字東壁號東佐藤坦安積信字思順號良柴野允升

字應登號碧古賀煜藤田彪伊藤維楨伊藤長允中

江原松永字昌三號尺熊澤伯繼安積覺山崎

嘉湯淺元楨字之祥號常皆川愿字白恭號淇賴維

寬字千秋號貝原篤信龜井魯千葉元之字關西號
 龍公美字君玉號草細井德民齋藤馨字子德長
 野確字孟確號豐藤森大雅字純風號宏藤澤輔元
 發讚廣瀨謙字吉甫號旭篠崎彌竹字承弼號小坂井
 華字安實號虎野田逸浦字明後號笛青山延干字世號
 壯齋水青山延光字伯齊號延子字佩中村和水字貫名
 苞屋阿波茂號海摩嶋宏字西京毅號松松崎復太田元
 貞字加賀號錦太田塚字叔復號晴朝川鼎字五號
 江戶龜田興字公齋龍號鵬山本信有字喜六號北泰
 鼎字士鉉號滄春田字九皋號貞蘇我章字子明軒
 江戶犬橋順庵字順藏號訥佐久間啟字子明號象聞

皆以文名世余所交諸友亦多能手蓋東人天性善
屬文使如物茂卿之言以漢音順讀之誠不難攀躋
中土高麗安南何論焉

觀風若採扶桑集壓卷先編侍宴詩讀盡凌雲兼麗藻
終推帝子獨工辭

詩始於大友皇子侍宴詩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
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儀殊有天地開闢日月重
光氣象總集之編有扶桑集懷風藻凌雲集本朝麗
藻經國集延喜天曆之間稱郁郁乎文矣然未有專
集其後能以詩鳴者曰新井君美著有石編梁田邦美
字景鸞號蛻岩文集祇園瑜字伯玉號南海集秋山儀
戶人有蛻岩文集祇園瑜字伯玉號南海集秋山儀

字玉山詩號玉山豐後人菅晉師字禮卿號茶山備後

詩稿賴惟柔字千棋號杏坪安藝人賴襄梁孟緯字公園號星星岩美濃人有星岩

集廣瀨建字子基號淡窗人有遠思樓詩鈔皆名家也

豈獨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橫馳不知近日雞林賈

誰費黃金更購詩

詩初學唐人於明學李王於宋學蘇陸後學晚唐變

為四靈逮乎我朝王袁趙張船四家最著名大抵

皆隨我風氣以轉移也白香山袁隨園尤劇思慕學

之者十八九唐時有小野篁慕香山欲游唐小說家

柳也小倉山房隨筆亦言雞林賈人爭市其稿蓋販

之日本知不誣耳七絕最所擅場近市河子靜齋號寬

毛大窪天民

號詩佛
有詩聖堂集

人柏木祖字永日號如亭
有曉晴

集菊池五山

有字
五山堂詩話

人皆稱絕句名家文酒之

會援毫長吟高唱往往通唐宋近世文人變而購美

人詩稿譯英士文集矣

一千五百年前紙在在神靈為護持如見古人如見佛

焚香百拜展經時

西京知恩寺僧徽定者藏西魏陶作虎菩薩處胎經

紙墨皆不蝕神似鐘太傅世傳北魏諸碑結構正同

知當時體固如此也陶作虎跋與質樸茂云一切經

乘搜訪盡錄則此卷亦鳳毛麟角矣西魏大統庚午

距今歲己卯為一千五百有十年墨迹尚存豈非怪

事蓋日本喜收藏兵燹之亂雖經武門迭爭而釋教盛行斯文寄於浮屠故能歷劫不磨耳徹公又藏有唐蘇慶節大樓炭經按唐書慶節蘇烈之子高宗乾封三年卒史稱慶節封武邑縣公而此卷題章武公當是改封於烈卒之後史未究言之馬道手箱華嚴經音義私記皆唐人手筆此外有僧懷素千文墨迹於天德寺僧義應家見之宋劉松年養蠶圖一卷僧貫休羅漢圖一卷李龍眠降龍伏虎羅漢圖二幅於大藏卿大隈重信家見之張顛草書墨迹於宮島誠一郎家見之小野篁書佛經一卷朱子屈曲時二首於東京府書籍館中見之岳少保書於故參議大久保利通家見之云其墨迹在薩摩書庫也元明以下至不勝

紀然偽者至多購之又動稱千金

鐵壁能逃劫火燒金繩幾縛錦囊苞彩鸞詩韻公羊傳
頗有唐人手筆鈔

佛寺多以石室鐵壁藏經秘笈珍本亦賴之以存變
法之初唾棄漢學以為無用爭出以易貨連檣捆載
販之羊城余到東京時既稍加珍重然唐鈔宋刻時
復邂逅相遇及楊惺吾廣文來余語以此事並屬其
廣為搜輯黎純齋星使因有古逸叢書之舉此後則
購取甚難矣

日本雜事詩卷二

嘉應黃遵憲公度著

竭民膏血造浮屠佞佛甘稱三寶奴
匹馬出宮偷祝髮
上皇尊號半僧徒

自欽明時佛法東來蘇我馬子首信之
推古以還白
崇尚至聖武自稱三寶奴後祝髮為沙彌勝滿是為
天皇披薙之始至花山天皇信左大臣兼家之言夜
潛出宮至花山元慶寺削髮其後禪位皇子者多半
為僧僧徒盛時上自公侯下至庶民不建寺塔不列
人數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莊嚴之奇有如
鬼斧神工又令七道諸國建寺各用其國正稅於是

舉國之費十分而五一寺度僧歲三四百人舉國之民禿首過其半多家蓄妻子口啖腥膻甚至羣聚爲盜竊鑄錢貨黨徒相攻敢劫關白之第入太政大臣家掠財物奪莊園日率徒黨發山陵入宮殿劫神輿後宇多帝時至毀闌截簾破行事障子帝乃御晉輿逃匿內大臣私第暴亂淫縱天下所未有也

佛閣沈沈覆黑天黃標百萬數堆錢大師自主駕鸞寺梵嫂同參鸚鵡禪

本願寺號一向宗僧親鸞爲教主其法謂不必離俗不必出家但使蓄妻子茹葷酒此心清淨卽爲佛徒日本之民因是半爲僧矣明治六年下令凡僧徒均

許食肉娶妻僧妻曰庫裏曰大黑大黑俗所稱為司財之神也維新後僧徒田產多沒入官而勢始衰矣不須偏袒覆袈裟喚作山僧未出家卻變神山稱佛國只須一語妙蓮華

僧日蓮專以唱法華經題目為宗謂口念佛即心奉佛佛必以其法力鑒臨而庇護之信從者益眾此皆以大智具雄力者故余謂日本僧比之唐僧實有過之被服如中土惟嚴寒均蒙紗衣亦謂之袈裟不必着水田衣行偏袒禮也

乘槎浮海寄深歎象法東來徧佛壇獨有青牛出關去流沙遙隔路漫漫

三教獨無道教蓋日本自稱神國世世有神官司祭祀者張魯寇謙之符籙科儀反不能行矣

萬頭駢刃血模糊脚踏昇天說教圖今日鑄金懸十字
幾人寶塔禮耶穌

自天主教徒作亂於天草罹於鋒鏑者約三十萬人
於是德川氏益嚴教禁鑄十字架耶穌像於鐵板令
士民踐蹂以驗其信否又於通衢大道豎牌曰禁止
切支丹宗門維新以後徇各使之請所有在地踏像
甯道立木概行撤廢然日本信教者要不甚眾也
三千神社盡巫風帳底題名列桂宮蠶綠橘黃爭跪拜
不知常世是何蟲

俗最敬神延喜式所載神名帳悉數之不能終也國中大小神社凡三千餘座昔有所謂常世蟲者產於橘樹如蠶綠有黑點有大生部多能寵靈是蟲而誑人曰神也於是巫覡奔趨所在迎神設几筵羅供帳神或語人曰吾能福爾於是相叫呼曰福至矣乃至鬻田園飢妻子尚以為布施不足云

沐猴跳舞排猿女吠犬喧聲鬧隼人執蓋膝行鈴手引一人獨拜九天神

日本最重祭禮每歲於十一月舉行新嘗祭祭日門部糾察出入隼人司分立朝集堂前開門乃發犬吠聲入宮大臣率中臣忌部御巫猿女左右前行主殿

官二人執燭一人執管蓋二人執蓋網均膝行掌典引鈴前導帝親奏祭告文臣下不得窺視今其儀少殺然典禮猶甚重也詳禮俗志中

青衫綠襖導雙騎鯨汁魚羹列十臺錦袋懸胸文在手共瞻天使祭陵來

古山陵多不可考惟四親廟每歲遣使祭告祭文納之錦袋或勅史捧於手或隨員掛於首派警部四騎隨從二導前二護後所供神饌例設十臺有鯨汁有魚羹美

萬眾頭攢日蔭鬘千行肅肅拜神官何時重覩威儀盛劍已飛天璽久刊

古列於大祀者為踐祚大嘗祭每帝卽位預令所司
卜定國郡為齋郡命之供器具供饗繕供調使祭日
千官畢集舉國若狂今亦無此盛典矣

玉葉金枝共一家翦桐分賜日兄花定知禁鬻無人近
不見天孫下嫁車

凡皇子皆為親王皇女為內親王至於五世乃有王
名稱某宮舊制限帝族自為婚配親王卽與內親王
為婚惟延曆十一年詔曰見任大臣良家子孫聽娶
三世王惟藤原朝臣奕世相承輔相王室特聽娶二
世王蒲生秀實曰不取同姓儒家名為周道知周以
前不辟同姓矣禮之質文古今不同如此

得寶無須聘婦錢新絃唱徹想夫憐同牽白髮三千丈
共結紅絲一百年

婚嫁及時媒周旋二姓間使兩小相識既諾乃詣官
告婚遂用紅定謂之結納白髮一以白麻製之如髮
然鬻斗一以鰻魚製之魚雙酒一樽衣一領帶一圍
貧富雖有差更無聘錢也

絳蠟高燒照別離烏衣換畢出門時小時憐母今憐塔
宛轉雙頭縮色絲

大家嫁女更衣十三色先白最後黑黑衣畢則登輿
矣母為結束盤五線縷於髻滿堂燃燭兼設庭燎蓋
送死之禮表不再歸也

紅珊瑚子青羅織黑油鏡臺黃竹箱姊妹兩行攜手送一雙新履是新娘

儂裝數器有單筭

盛衣

有長持

寢具

有黑棚具列於有厨

子有釣臺

厨各什器並

貧家無奩器亦不升輿步行入

婿家着新履者即新娘也

三千大神監誓詞萬億菩薩作盟司君看壺頭雙蛺蝶
夫夫婦婦不相離

新婦入門就席南面坐婿北面坐媒為行的看公用
乾烏賊羹用蛤壺飾以雌雄胡蝶以金銀紙為之既
飲交杯媒唱高砂曲相傳高砂有松化為翁媪千歲
不死故合登必歌此曲曲有曰三千三百三十二座

大神兮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為我盟司

義兒有傳半呼甥歸妹占文許配先似此冒宗齊贅壻
最難議禮魯諸生

日本贅壻為子即冒其姓自足利氏始時尚武競爭
多養他人子以固黨羽因妻以女俾奉先祀後侯國
無子各貧襲爵遂踵成風俗或妻死繼室以妹有司
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妻妹即其妹是兄妹為婚也
不可或又曰女夫謂之壻已所生謂之子今既并於
一人之身於姊謂之壻於妹謂之子何分歧為且父
母於姊妹均謂之女未嘗稱配嗣子者為婦既女而
不婦姊妹何擇焉可議禮之家紛如娶訟云○日本

細民之家亦多娶從妹為婦者後禁之又蒲生君平
曰自足利氏後天下餘子多以男嫁人而無子將擇
後者必先議其幣多少而後定議

覆鷄產殿映燈紅湯餅筵開笑語中五月吾妻橋上望
畫旗爭颺鯉魚風

生子每別築產舍曰生衙古事紀所謂覆鷄羽作產
殿是也一索得男喜呼他人以為假父年十五時假
父為之魁頭紒髮日本風土記所載尚有桑弘蓮矢
以射四方之遺亦假父主其事初生逢五月製旗如
鯉高插門楣以祝多子或曰取鯉登龍門之意

春在梅梢月柳梢紅闌屈曲影相交別開待闕鴛鴦社

不願鳩居占鵲巢

古迎妻必造屋名曰妻屋古事紀以天御柱建口尋
殿卽妻屋也中葉以後多招贅婿以男子嫁人遂入
其宮而治朕棲矣

遊部君兼石作公歌桓護葬習喪容紫衣丹首黃金目
甲作傳家善食凶

始造石棺者賜姓曰石作大連公古有土部紫衣帶
劍世掌凶儀又有遊部者過國大喪必命二人掌殯
事一曰禰負刀持戈一曰余比奉酒食司秘祀世襲
其職名遊部君古法部省有喪儀司凡葬具有鼓角
幡鉦鏡楯咸有定式惟一品及大政大臣別有方相

○ 其 半 之 法 道 元 張 紗 習 神 官 礮 聲 黃

多寡而已以黑為緣者喪家之名刺也亦用黑主喪者

此誼則甚古也

散路拋錢買路行蓮花妙法寫銘旌桐棺三寸如人立
易履相迎入化城

舊多用火葬木棺直立如佛龕延僧誦經以藥水拭
其體使尸軟如泥乃令死者合掌趺坐外糊以紙書
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或南無妙法蓮花經七字葬之
日前列紙幡二三十亦書六字七字如棺和撒錢而
行曰買路錢編竹為化人城主人多置草履會葬者
易草履入城出易履歸喪家初用白衣白巾葬易絲
衣而歸

烏啼月落寫哀思翦髮翻同練行尾紅淚灑來題赤字
不堪石闕獨含悲

僧又為之製謚或曰月落烏啼庵主或曰綠樹院重
陰居士夫死妻輒翦髮去飾更名用謚稱曰某院俗
曰赤信女蓋以碑面鐫夫妻謚其未亡人則塗以朱
故有此名也

插花澆水拂楊枝臺笠相從拜墓碑迎佛誦經邀客酒
忌辰算到百周時

掃墓則濯碑以水折花枝插其旁無祭禮遇忌日百
年如一日往往有以數十周百周招客者

芒鞋竹杖佛接引柳車草船神送迎畫旗獵獵夜風捲

時有經聲雜鬼聲

趺坐立棺中其裝束多布襪麻鞋或埒以杖笠云往西天到佛國也不別立宗廟富貴家於邸中作室傭僧護之中供佛像左右列木主每祭必修佛事七月作盂蘭會於廟招魂樹竹城四隅敷蒲席數重以野蔬象牛馬或編柳為車削竹為輪謂幽魂將駕而來也

不環不釧不釵光雅頭鞮子足如霜蓬山耜至人多少都道溫柔是壻鄉

女子皆膚如凝脂髮如漆蓋山川清淑之氣所鍾也宮裝皆被髮垂肩民家多古裝束七八歲時了髻雙

垂尤為可人。長耳不環，手不釧，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紅珊瑚為簪，出則攜蝙蝠傘，帶寬咫尺圍腰，二三匝後倒捲而直垂之。若襁負者，衣袖尺許，不縫掖襟，廣微露胸肩，脊亦不畫，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國志所謂丹朱坊身者耶？志又言男女無別而不淫，今婦女亦不避客舉止大方，無羞澀態，然不狎暱，猶古風也。駘蕩春風，士女圖妾眉如畫，比郎鬚並頭鸚鵡雙雙語。此喚檀那彼奧姑。

婦既嫁，雉眉男至老無鬚，本舊俗。今效西人，皆眉如遠山，鬚如戟矣。維新以來，有倡男女同權之說者，豪家貴族，食則並案，行則同車，時逢國典，或有家慶，張

燈夜會爲跳舞之戲多婦媚士依雙雙而至呼夫曰
檀那奴婢之於主人亦然蓋卽檀越佛教盛行沿梵
語也呼婦曰奧姑他人亦用此稱遼東國語解凡納
后卽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奧而坐以主其禮謂之奧
姑蓋遼東人語也日本語言本於梵音百之二三本於
遼東語亦百之一近則婦人亦頗有通英語者

眉心點翠額安黃雲鬢堆鴉學豔妝繡葆呱呱懷抱裏
小姑居處尚無郎

多女僕舊藩時諸侯入朝呼以司浣濯供灑掃亦或
侍寢相沿成風又有女子名曰外婦又曰權妻亦計
月輸租以養其家朝秦暮楚聽人去雷或生子因買

爲妾或留子去母此真戰國策所謂不嫁而嫁過畢也鬻分兩翼如鴉髻名鳥田髻或如蜂腰名神髻女也作蛇盤髻爲一撮婦也

繁華南部記煙花七十鴛鴦數狹邪欲聘狸奴先問價紅箋分送野猫家

呼妓爲猫考貴耳集稱學舍燕集點妓各齋集正出帖子用齋印書仰弟子某人到何處祇直燕集專有一等野猫兒卜慶等充報則南宋時亦同此稱呼也彈盡三弦訴可憐沈沈良夜有情天樓頭月照人團聚到老當如雞卵圓

業歌舞者稱藝妓甚類唐宋間營妓官妓士夫聚飲

輒呼之不為怪德川氏盛時各藩諸侯寄幣於京金
吾不禁縱之冶遊故吉原深川皆為銷金之窟舊有
謠曰倡家婦如有情月尾三十見月明團團雞卵成
方形喻無情也然近日改曆晦夜竟可見月冶遊亦
不復前此之盛矣

狹巷陰宮獄氣淒馬纓一樹夜鳥棲花陰月黑羊車過
供鬼揶揄作鬼妻

娼妓所居室曰貸座敷官籍其名課其稅故懸燈曰
官許不由官許為私賣淫夜去明來人謂之地獄女
其與西人雜居者曰羅紗北戲言羊妻也

當爐少女似羅敷精舍安排莞簟鋪茶鼎酒鐺親料理

語郎團坐且須臾

賣酒賣茶皆以少女當鑪酒樓曰料理屋

錦棚懸鵠插雕弧孔雀屏開列畫圖左右射來齊中目
拍肩都道子南夫

射所鋪紅氍毹於地縛綵為棚中蒙以皮竹弓翎箭
相去尋丈中者鏗然作聲雛姬環侍互拍其肩以為
笑樂蓋比之北里南瓦顏其場曰揚弓店

迴廊曲曲護屏風香案鏤銀拍板紅銜得楊花入窠裏
便誇姹女數錢工

設肆賣曲者為楊花所奏曲多男女怨慕之辭有薩
摩土佐各派竹本氏一派最盛行貧家多業此覓食

驅使其母如奴婢諺有言曰生女勿吁嗟盼汝為楊
花

壓帽花枝桂杖錢治春詞唱小遊仙杏黃衫子黃桑履
自賞翩翩美少年

俗好遊春秋佳日攜酒插花履聲裙影妝束如古圖
畫中人

追風快馬纏錦絛袂胸帕首弓在弦一聲雁落血如雨
金原秋冷霜天高

遊俠之士好獵射秋深輒入山流連忘反騎馬皆不
施鞍勒

覆院桐陰夏氣清汲泉烹茗藉桃笙竹門深閉雲深處

盡日惟聞拍掌聲

喜園亭貧家亦花木竹石位置幽而雅門設常關行
其庭闐然如無人者余常訪友筆談半日不聞人聲
呼童點茗亦拍手而已使人翛然有出塵之想。客
來必出寒具或呼酒漿出妻子跪獻盞殷殷之意可
感也

山深太古日如年小屋陰涼樹插天科疏公廡筆乞假
要從熱海浴溫泉

西法夏月冬官許給假三十日日本亦仿之豆州熱
海有溫泉老樹參天遊者雲集諸省郎吏多盡室而
行者

斜陽紅映酒旗低
食榼歸時袖各攜
都爲細君畱割肉
自拚空酌醉如泥

嗜酒喜歌舞
魏志漢書既言之
今猶古風大率皆
飲之資過於飯蔬
遊宴之費多於居
室云然親朋雅
集皆相戒勿大嚼
少啜羹湯餘則以
竹筐袖歸其家
以遺妻子亦有行
厨以小木篋作二
三層游山甚便
攜取也

湘簾半捲綺窗開
帕腹情頭爛漫堆
道是蓮池清淨土
未妨天女散花來

喜潔浴池最多
男女亦許同浴
近有禁令然積習難
除相去僅咫尺
司空見慣渾無慚色

短衣窄袖曼胡纓意態縱橫一座傾耳後生風鼻頭火
拓弦時作餓鷓聲

有習鎗所懸鐵為的亦用彈轟然作聲飈流星迸散
少年輩每入座練習以為歡笑

解鞘君前禮數工出門雙鐔插青虹無端一語差池怒
橫濺君衣頸血紅

士大夫以上舊皆佩雙刀長短各一出門橫插腰間
登席則執於手就坐置其旁山海經既稱倭國衣冠
帶劍矣然好事輕生一語睚眦輒拔刀殺人亦時時
自殺今禁帶刀而刺客俠士猶縱橫史公稱使以武
亂禁惟日本為甚

當王徽號貴黃華時喚臣僚共鬪花淡極秋容翻富貴
疏籬茅舍到官家

自朱雀帝時始為菊令

凡分兩明以鬪詩優劣謂之合門歌日歌合鬪詩日詩合鬪

扇日扇合鬪畫日繪合鬪雜日雜合當時語也

王公以下各賜物嵯峨帝嘗

為菊花賦故歷朝尤賞菊菊遂為皇族徽志今御苑

尚栽菊數百盆每盆鬪花有至五六百枝者花時必

招各國使者及諸省院長次官為竟日之遊

狗吠聲騰馬足馳狩衣草履古威儀錦旗日曜紅輪影

來看公侯習犬追

舊有犬射編竹為城縱犬於城內馳逐而射之皆公

卿貴人親執纜狩衣草履妝束古樸其聲控縱送均

有法度名曰犬追物設臺四隅招邀貴客憑軾而屬
目焉君后亦親臨觀禮

朝曦看到夕陽斜流水遊龍鬪寶車宴罷紅雲歌絳雪
東皇第一愛櫻花

櫻花五大部洲所無有深紅有淺絳亦有白者一重
至八重爛熳極矣種類櫻桃花遠勝之疑接以他樹
故色相亦變三月花時公卿百官舊皆給假賞花今
亦香車寶馬士女徵逐舉國若狂也東人稱爲花王
墨江左右有數百樹如雪如霞如錦如茶余一夕月
明再遊其地真如置身蓬萊中矣○東京以名勝聞
者木下川之松日暮里之桐龜井戶之藤小西湖之

柳塘切之菖蒲蒲田之梅花目黑之牡丹瀧川之丹
楓皆良辰美景遊履雜沓之所也

樽花作飯勝胡麻嚼蕊流酥更點茶費盡按莎纔結果
果然團子貴於花

有賣櫻飯者以櫻和飯有賣櫻餅者團花為餡或煎
或蒸諺有團子貴於花之謠賣櫻茶者點櫻為湯少
下以鹽人謂可以醒酒花枝或插於帽或裹於袖或
繫於帶遊客歸時滿城皆花矣

殿春花事到將離雲似人愁水似思一尺落花和淚雨
手添香土吊梅兒

墨江左右堤櫻花數百樹木母寺旁有一墳名梅兒

相傳古有美人梅若以三月十五日化去是日過雨
都俗謂之淚雨名流賞花必弔其墳

鏡檻新開響簾忙溶溶四壁照花光為渠一笑三年住
卻記衣襟未染香

東京每有鬥花會任輦車牛名種畢集每於四壁嵌
玻璃光影迷離如到四禪天矣士女裙履雲集鱗萃
日本諸花顏色敷腴光豔獨絕或言比較華種香味
少遜鼻觀徐參知其語真實不虛也

銀字兒兼鐵騎兒語工歇後妙彈詞英雄作賊死典殉
信口瀾翻便傳奇

演述古今事謂之演史家又曰落語家笑泣歌舞時

作兒女態學儉荒語所演事實隨口編撰其歇語必使人解頤故曰落語

棗花發過翠萍生沫碎茶沈雪碗輕矮室打頭人對語
銅瓶雨過悄無聲

自僧千光游宋齋茶歸始栽之背振後遂蔓衍北條
泰時初尚之至豐太閤之臣有茶博士官賜祿三千
石子孫世其業或費千金求其訣不可得及德川氏
每春遣使齎甕收茶曰御茶壺藩屬望塵拜趨道路
烹茶在丈室方容一二人舊名數奇屋時逢戰爭聲
鼓震天茶室獨悄然無聲蓋密謀之所也而茶博士
卽借以竊權賣爵無所不至凡室忌華器忌新然珍

木怪竹朽，株瘿枝搜，求之幽巖邃谷之中，或歷數十年而後得，得其一以獻貧兒為富翁，英器必用苦窳，缺敝之物曰某年造某匠作，乃至一破甌一折匙，與夏鼎商彝同貴，重積金盈斗不可償，爭是而興大獄者有之，因是而釋戰爭者有之，器有風爐有箬有炭，搗有火筴有鏡有交牀，有紙囊有碾有羅合，有則有水方有漉水囊，有瓢有竹夾，有熟盃有畚，有札有滌方有滓方，有巾其候火揀泉吹沫點花，辨味侷色之法，微妙不可言傳，蓋碾茶煮之故費工夫也，然稽之陸氏茶經，蔡氏茶錄，正相同，惟不下鹽耳。百練真成，繞指柔，幻人妙術，過婆猴隨身一卷，東黃祝。

行脚能周五大洲

練習技巧最為擅能凡走索上竿戴竿躍圈跳丸跳鈴躍劍拋球旋盤轉桶至於吞刀吐火無一不有亦無一不能西人馬戲必聘日本人以門巧藝而日本戲法遂徧於五部洲矣或以為幻術則妄語也

柳燧荷囊事事俱小盆親餉淡巴菴一聲湘管金芬遞
喜食人間煙火無

呼烟曰淡巴菴鮫埼亭賦芝峯類說朝鮮皆謂出日

本日本人乃謂出中土蓋皆自呂宋來慶長十年烟

淡巴菴西人語也男女皆喜吸之客來攜小筐出筐

有抽屜旁置火爐三寸菸管外唾壺齒籤悉俱備

行則插腰間柳燧東人以名西製自來火也

月支錫燈花千色王母琉璃酒百鍾破產爭求番舶物
只贏不買阿芙蓉

西國進口貨以氈革布為大宗富貴之家必用地衣
騁妍鬪巧每從數萬里購之一火鑪石有值千金者
葡萄美酒每出供客故雖不食鴉片烟而流出金錢
歲有七八百萬然鴉片禁極嚴明治六年頒新律販
賣者斬決吸食者徒嗚呼善矣

鯉魚風緊舶來初唐館豪商比屋居棉雪糖霜爭購外
人人喜問上清書

長崎與我通商既三百餘年每歲舶以八九月至舊

有唐館多以糖棉花入口皆日用必需物也書畫紙墨尤所欣慕近世文集朝始上木夕既渡海東西二京文學之士每得奇書則珍重篋行誇耀於人而膺鼎紛來麻沙爭購亦所不免修好以後得之較易矣各口流庸商民今有三千餘人

敲碎銀花剝鏡菱瑩瑩光映玉壺澄暑中勝服清涼散爭買舶來函館冰

江都無冰嚴寒凝水面一二日即解箱館有藏冰夏五六月由輪舟來沿街賣之

讓葉勞薪插戶前人人都道是新年故鄉正作消寒會獸炭紅爐一九天

新年皆插松枝竹葉於門設龍蝦者肖其體以祝老人康健又用烏薪呼為住言安居於是插葉於橙曰讓葉橙音同代代謂世世子孫有讓德也西曆歲首皆在我長至後十日

零落街頭羽板稀已搗團扇過時衣兒時嬉戲都如夢不見翩翩蛺蝶飛

舊俗於正月間分朋拋球以彩杖過而格之以暗勝負謂之毬杖或謂之玉打女兒團綿為毬終以五線謂之手毬又插羽於木藥子以彩板承而跳之翩翩如蛺蝶謂之羽子板是月也市店羅列如錦繡天街今漸革矣

蛭子神叢奏鼓於花糕分餉到千家鳳音紀月元豬日
誰記東京錄夢華

舊俗凡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謂之節句略
如華俗惟十月謂之上無月上無日本律名本名鳳
音樂家相傳為應鐘應鐘十月律也亥日謂之元豬
士庶作糕糕以相饋送是月廿日商賈罷市各具酒
饌燕集謂之蛭子會蛭子神名所在廟市紛紛祈福
進賢冠頂玉交枝高髻峩峩花四披廿六階分輿服志
禮容如見漢官儀

推古十一年始定冠位凡十二階如曰大禮小禮大
義小義以名為別天智三年改二十六階如曰大紫

小紫大錦小錦以制為別唐書稱粟田真人來聘云
至天武十四年又更爵位號凡四十八階詳禮俗志
中

天吳紫鳳頗文華憑取花紋認世家三百年來誇衣被
葵能衛足竟如花

貴賤之服舊頗懸絕朝會錦衣繡袞明王志堅有倭
錦袍歌天吳紫鳳恍忽似水底鮫人親自織言其華
美也故家世族皆以花草禽獸等為徽幟繪其二於
袖或一或三於背名曰紋以之識姓氏如藤原氏為
藤花菅原氏為梅花皆有定製不能濫混德川氏之
徽為葵葉德川氏之還政也故將軍慶喜仍給官祿

以終其身

一雙角子影娉婷問取年華近算丁種得瓠花添鬢福
願花常好鬢常青

古俗男子分髮為二左右結之飾以貫珠日本紀注
年十五六束髮於額十七八分為角子額髮古事紀
稱為瓠花後世名為鬢福

白題胡舞翻新樣黃胖春游學少年脫卻垂簷莞笠子
十分圓月到鸚鵡

剃頭髮數寸曰月代猶言月樣也又名十河額宇士
新稱為黃鸚鵡數十年前多戴垂簷白莞笠後改用
平頂一字今皆用織矣

對鏡慚看薄薄鬚時妝孤負好頭顱青青不久星星出
間引毛錐學種鬚

維新以前公卿以下皆剃面不蓄鬚蓋如僧俗士
庶不須則始於德川氏時近學西俗得髯則絕倫超
羣矣

六尺湘裙貼地拖折腰相對舞回波偶然風漾中單露
酒暈無端上頰渦

女子亦不著褲裡有圍裙禮所謂中單漢書所謂中
裙深藏不見足舞者迴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
不著褲聞者驚怪今按說文袴脛衣也逸雅袴兩股
各跨別也袴卽今制三代前固無之張萱疑曜曰袴

卽禕古人皆無襠有襠起自漢昭帝時上官宮人考漢書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爲窮袴服虔曰窮袴前後有襠不得交通是爲有襠之袴所緣起惟史記敘屠岸賈有置其袴中語戰國策亦稱韓昭侯有敝袴則似春秋戰國既有之然或者尚無襠耶觀馬縞古今注曰袴蓋古之裳周武王以布爲之名曰褶殷王以繪爲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至漢章帝時以綾爲之名曰口所稱周制不知何所據然亦可知有襠縫口之袴起於漢無疑也漢魏以來殆遂通行日本蓋因周秦之制不足怪耳特新羅高麗皆有袴南史新羅曰柯半南齊書麻中日本服制大半模倣中土不知高麗使至騰麻袴

何以獨遺此也然考延喜式縫殿寮中有袴或曰官家用之或又曰源平以前民家亦常用之

錦衾雙袖翦文羅未許春寒到被窩始識寢衣長過半
犧尊莫誤鳳莎莎

被有兩袖長九尺有奇卧則覆於上更以其半覆足
詩禮所謂衾論語所謂寢衣長一身有半也孔注曰
今之被本簡而明宋儒不知古製以被為衣遂多臆
說以鄭康成之博洽而注犧尊尚曰犧讀為莎如鳳
凰之羽莎莎然漢儒去古未遠猶有此誤

聲聲鄉音畫廊邊羅襪凌波望若仙繡作蓮花名藕覆
外鳥鴛恰似並頭眠

襪前分歧為二鞞一鞞容拇指一鞞容眾指致虛閣
雜俎太真作鴛鴦並頭蓮錦袴襪名曰藕覆○履有
如卍字者兩齒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織蒲為首皆無
牆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縷或紉蒲繫於頭必兩指間
夾持用力乃能行故襪分兩歧考南史虞玩之傳一
履著三十年美斷以芒接之古樂府黃桑柘履蒲子
履中央有絲兩頭繫知古製正如此也附注於此
千門萬戶未分明面面屏風白自生數尺花茵塵不動
偶聞橐橐有靴聲

古宮室之制名足一騰宮樹一柱中央以乂字形木
結束之鷓尾名曰冰木屋上作覆茅於上而已神廟猶用

之今制開始自韓人室皆離地尺許以木為板藉以
莞席入室則脫屣戶外鞮而登席近或易席以茵穿
革靴者許之升堂矣無門戶牕牖以紙為屏下承以
槽隨意開闔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中人家
大率湫隘多茅衣而木瓦舊藩巨室則曲廊洞房崎
零而潦曲每不知東西南北之何向室中必有閣以
度物有牀第以列器四陳書畫室中番席地以半掩
以紙屏架為小閣以
牀半懸柱玩器則緣古人
牀第之製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畫常
掩門而夜不扃鑰寢處無定所展屏風張帳幙則就
寢矣每日必灑掃拂拭潔無纖塵

花茵重疊有輝光長跪敷衽客滿堂除却鳳銜丹詔至

未容高坐踞胡牀

坐起皆席地兩膝據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後若
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為不恭坐必設褥敬客之禮
舊有敷數重席者有君命則設几使者宣詔畢亦就
地坐矣皆古禮也因考漢書賈誼傳文帝不覺膝之
前於席三國志管寧傳坐不箕股當膝處皆穿後漢
書向栩坐板坐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朱子又
云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諸像皆膝地危坐
兩蹠隱然見於坐后帷裳之下今觀之東人知古人
常坐皆如此蓋古人無几故不能垂足而坐高坐之
設萌於趙武靈王興於六朝盛於北宋而通行於元

三代之前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孟子所謂
隱几而臥皆是也寢則有牀詩所謂載寢之牀易所
謂剝床以辨皆是也然床几或以憑依或以度物或
以寢處皆非坐具至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作胡床
乃以為坐然漢時猶皆席地賈誼傳不覺膝之前暴
勝之登堂坐定雋不疑據地以示尊敬皆可知也東
漢之末有斲木為坐具者其名仍謂之床或謂之榻
如管甯向栩所坐或於地上加板未必離地咫尺也
魏晉後觀魏志蘇則傳文帝據床拔刀晉書桓伊據
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紀僧真詣江斲登榻坐斲令
左右移吾床讓客狄當周趙詣張敷就席敷亦令左

右移床遠客郭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漆雕畫則似
為高坐然皆高客貴人始有之語林曰孫馮翊往見
任元獲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曰得罰體痛
以橫木挾持非憑几也夫門吏不許憑几則知所謂
移床遠客者非尊敬之客不許坐也又其時坐榻坐
几尚皆跪坐梁書侯景傳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史
特記之以為殊俗駭觀知雖有床几亦不如今坐耳
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床演繁露穆宗長
慶二年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然不名椅子至
宋初乃名之丁晉公談錄寶儀雕起花椅子二王銍
默記徐鉉見李後主卒取椅子相待諸書椅本作倚

之椅爲此後諸書屢見椅子如貴耳集云今之交椅古
之胡床也今諸郡守僚必坐銀交椅程史載荷葉交
椅曲洧舊聞有錦椅背至宋時頗加緣飾殆已盛行
與然觀古圖畫唐以前人物無坐几者宋畫亦不盡
設几竊疑胡床本西俗趙武靈王始學爲之元入中
國因其舊習乃通行耳日本制度多半仿唐唐時尚
席地故亦無之近十年來亦有矣

雪泥深尺護簷牙瓦背濃陰四角遮不用茅龍衣屢換
一年一度屋開花

木屋少用瓦多以葦席覆之村居貧民於屋上塗泥
厚及一尺雜植以草花春二三月山行望之如錦蓋

草根盤結可以禦雨塗塗之埤則正如挹婁國之猪
脂塗壁可以辟寒也

染指流涎各欲嘗既調勺藥又和薑食單蔬譜兼魚議
合補東人江戶香

炙鱸魚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法浸以美酒襯以佳
醬勺藥芥薑隨意所適江戶最工治之諸國名曰江
戶香日本食品魚為最貴尤善作膾紅肌白理薄如
蟬翼芥粉以外具染而已又喜以魚和飯曰肉盒飯
亦曰骨董飯多用鰻魚不和他品腥不可聞也

落菹蘆服作家常飯稻羹美魚沁肺涼踏破菜園新作夢
大餐飽食大官羊

多食蔬菜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尋常茶飯蘿蔔竹筍
而外無長物也近仿歐羅巴食法或用牛羊

瓊芝作菜綠荷包槐葉清泉盪冷淘蔬筍總無烟火氣
居然寒食度朝朝

石花菜生海石上一名瓊芝煮之成凍用方匣以銅
線作籠眼納菜於中以木料築送溜出如縷冰潔可
愛華人所名爲東洋菜者也東人能食生冷飯日一
熟以水或茶冷淘食之筍脯果乾即便下箸尋常人
家每間日或數日始一舉火不爲怪也

何物堅魚字所無侯鯖御饌各登厨儒生習禮疑蚘蟹
口到今人嗜亦殊

鯉魚名加進沃漢名未詳或書作鯉字大者尺餘小
九寸許能調和百味自王侯至黎庶聶而為膾鹵而
為脯風而為挺漬而為醢煎而為膏函封甕閉苞苴
千里無日不享其用而挺之用最廣歲時吉席無此
不成禮飯饌調和無此不成味沿海皆有土州勢州
為最佳盍簪錄日僧兼好小說記鎌倉有魚名鯉考
老言此魚從前不上鼎俎僕隸下人不肯嚙其首今
亦充膳羞可見當時不甚珍貴距今四百年而此魚
顯晦如此古今嗜好不同乃如此

甚囂塵上逐人行日本橋頭晚市聲別有菜場魚店外
丹楓落葉賣山鯉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獸肉非餌病不許食賣
獸肉者隱其名曰藥食復曰山鯨所懸望子畫牡丹
者豕肉也畫丹楓落葉者鹿肉也凡市肆居賣曰大
問屋販賣曰賣捌所賤賣曰大安賣零賣曰小問物
屋易錢曰兩替屋酒曰銘酒銘同茶曰御茶御為日
本通用
之字義若尊字又日本書函外題名必曰某某殿
某某樣亦尊之之詞皆不知何所仿也州注於此
飯店曰御茶漬雞子曰玉子和麩以肉曰鴨南蠻菜
蔬曰八百屋粟曰九里和蘭薯曰八里半魚飯曰壽
志屋醬曰味噌凡右所錄彼皆筆之書者故略舉一
二若語言之殊則五方土音亦各歧異於菟謂虎取
隅名魚譯而錄之滿紙侏儒矣更無謂也

鏡餅瓊糰乍上盤盤中花果各闌干手攜團月歌團雪
共飽妻孥歡喜丸

餅餌種類極為夥頤碎雜米蒸曝為乾餠如雪之散
鹽名曰瓊糰圓如鏡薄如銅片曰鏡餅歡喜團一名
團喜涅槃經云譬如酥麩蜜薑胡椒蘗荻蒲陶石榴
胡桃梅子如是和合名歡喜丸離是和合無歡喜丸
其製正如此又以梅枝桃枝餠餠桂心黏臍饌饌
子團喜謂之八種唐果子其法必自唐人得來也

笙清簧煖小排當雅樂伶官各擅場合四乙工仍燕樂
謾誇古調譜清商

日本多用唐樂有雅樂寮伶官世守其業物茂卿謂

國樂爲周漢遺音律亦周漢之律村瀨之熙祖其說
徵引十證以證第八黃鐘調爲周漢黃鐘又曰古樂
正聲宋以來諸儒所未嘗識特傳於我而古音乃得
復明余考日本之傳華樂實始於唐隋文帝平陳得
華夏正聲置清商署清商調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
自唐樂變古逮五代亂離古音盡亡謂日本所傳爲
隋以前曲以爲周漢古音尚存不爲無理然日本伶
人所用管色乃正與燕樂譜相合宋史燕樂書十字
譜曰合四乙工凡上勾尺六五今以校橫笛第一孔
爲壹越調用六字燕樂書卽以六字爲黃鐘橫笛黃
鐘調用夕字夕卽尺字燕樂書乃以尺字爲林鐘則

伶官相傳壹越調為黃鐘黃鐘調為林鐘者正與十
字聰合若據徂徠之說以黃鐘為周漢黃鐘則字譜
無一符同矣說詳禮俗志樂舞類

吹螺競作天魔舞傳粉翻同時夜妖紅襦繡領碧紬袴
騎上屋山打細腰

猿樂名散樂俗謂之能又變為田樂始自北條盛於
室町及豐太閤親自學之王公貴人皆丹朱扮身上
場為巾幗舞與優人相伍部中色長曰大夫副曰囃
基師副末曰狂言師歌工曰地謳所奏曲詞多出於
浮屠裝飾乃近於娼優樂器有橫笛三鼓三鼓一曰
大鼓廣於羯鼓承以小床用兩杖擊之二曰小鼓似

細腰鼓捧左右肩拍以指三曰橫胴挾左脇下亦以指拍之

金魚紫袋上場時鼉鼓聲停玉笛吹樂奏太平唐典禮衣披一品漢官儀

日本尚有蘭陵王破陣樂戴假面具上場有發揚蹈厲之概太平樂者四人對舞皆緋衣佩金魚袋俯仰揖讓颯颯乎雅音也高似孫唐樂曲譜明皇三十四曲立部八曲一太平安舞二太平樂安舞三破陣樂高注曰太平並周隋遺音考齊書蘭陵王入陣必戴假面具因為蘭陵王破陣舞則破陣亦因齊制也日本唐時遣使習典章制度此二曲蓋得之於唐樂作

時伶人十數披衲襦衣跪坐席外旁列樂器先擊鼓
鼓停舞者四人出笙簧管籥諸樂雜作一人吹笛抑
揚抗墜極和而緩舞止樂亦止余飲巨室家巨室召
宮中供奉伶人爲此千年之樂不圖海東見之後漢
書謂禮失求之野不其然乎

鏗鏘鼓舞只依稀守樂伶官記半非彈到金虜澀河鳥
古音唯賸妃呼豨

自蘭陵王太平樂舞樂外傳歌樂甚多如安世樂王
昭君想夫憐採桑泛龍舟玉樹後庭花秦王破陣樂
慶雲樂甘州傾杯樂夜半樂長慶子萬歲樂春鶯囀
北庭樂河水清五常樂裏頭樂武昌樂應天樂越天

樂孔子琴操柳花苑喜春鶯赤白桃李花未央宮樂
海青樂平蠻樂拾翠樂千秋樂蘇合香輪臺六朝樂
劍器渾脫打毬樂還京樂拔頭蘇芳菲皆有之然傳
其譜不傳其辭而以樂器出之祇用五調不用八十
四調余友沈梅士作學樂錄以爲萬寶常所作八十
四調只託空言世不用之觀此知其語不誣也有老
樂師加藤熙曾爲余奏數樂其音節不可考蓋世遠
屢變所存髣髴而已曲名亦多誤白苾誤白楚張胡
子誤朝小子景德誤難德烏臼誤烏向蘇幕遮誤莫
者或以音訛或以字訛令人世守不知訂正不足怪
也又有金唐澀河鳥不可考其訛物徂徠疑爲倭樂

七ノ言三言三二
恐未然想亦唐樂之誤耳

仙詞選定淺茅原朝貴傳宣朱雀門青摺肩衣紅帕首
兩行舞蹈上歌垣

和歌每用之宴會有難波曲有淺茅原曲有八裳刺
曲日本紀寶龜元年三月葛井船津文武生藏六氏
男女二百三十人供奉歌垣服皆著青摺細布衣垂
紅長紐男女相并分行徐進每歌曲折舉袂為節又
天平六年天皇御朱雀門覽歌垣男女二百四十餘
人四品以上有風流者交雜其中正四位長田王為
歌以本末唱和令士女縱觀極驩而罷

檀腹琵琶出錦囊曾偕羯鼓譜霓裳大唐法曲今誰讀

空記當年劉二郎

最精琵琶唐時有藤原朝臣貞敏學於劉二郎二郎妻以女贈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歸為其國重器聞今猶現存

上懸繡幕下紅毬左列白當右大夫牙撥齊彈三味線
姑盧朱路復烏烏

三絃名三味線以象牙為撥撥如斧形瞽師業此者
曰職曰檢校曰白當曰都其流派有曰山田生田女
師之流派有曰長門曰豐後互立門戶各爭微妙市
塵唱賣多張幕設輪如滄上說書其音烏烏則正類
秦聲也

玉簫聲裏錦屏舒鐵板敲停上舞初阿母含辛兒忍淚
歸來重對話芝居

俗喜觀優場屋可容千餘人每一齣止張幕護之綽
板亂敲徹幕復出亦演古事小大陳列之物皆惟妙
惟肖場下施轉輪裝束於內輪轉則上場矣別有伶
人述其所演事如宋平話聲哀而怨樂器止有三絃
笛子鈺鼓優人有舞無歌而佻情揣態聲色俱妙觀
者每不知涕泣之何從也其名曰芝居因舊舞於興
福寺生芝之地故緣以爲名

剖破焦桐別製琴三絃楷擊有餘音一聲彈指推衣起
明月中天鶴在林

亦有瑟琴雲和簫笛管笙物徂徠時尚見隋人作猗
蘭操舊譜云與明代所傳殊異然操琴者少今訪之
不可得矣有三絃琴不用彈撥以左指按之右指冠
決捺而成音清穆殊有意孫登一絃琴宋祖二絃琴
外一別調也日本樂器均仿漢制此與長明無名抄
元元集所稱六絃琴為所自製

絃絃掩抑奈八何假字哀吟伊呂波三十一聲都愴絕
莫披萬葉讀和歌

國俗好為歌上古口耳相傳後借漢字音書之伊呂
波作乃用假字句長短無定今通行五句三十一言
之體始素戔鳴尊八雲詠初五字次七字又五字又

七字又七字以三十一字為節聲哀以怨使人輒喚
奈何萬葉集古和歌名作有歌仙歌聖之名

舊唐列傳誇先郡東晉高流喜小名欲攷通稱尋氏上
何人譜學比蒲生

有名有字有通稱有別號多者或至十數名莫能記
識命名多父子相襲如父曰羲之子曰獻之比比而
然古者世官以官為姓當允恭時既極紛淆乃正氏
族令冒亂者探湯以分曲直至於天智制定氏上氏
猶宗天武因之分姓為八品使有升降自藤橘源平
與而一姓專政古氏上遂亡自足利興而贅壻冒姓
即欲討其宗派亦不可蒲生君平精於譜學亟欲釐

正草氏族志而不能成稿惜夫今之著姓多學唐人
稱郡望因地爲氏若參議大隈寺島黑田西鄉川村
皆是也此外新僻之姓略錄如左曰北脇曰手塚曰
股野曰目黑曰手洗曰田麥股曰夏目曰肝付曰班
目曰埜間口曰橋爪曰池尻曰腹卷曰有動曰一色
曰是枝曰豬野曰鳥尾曰生駒曰老馬曰犬飼曰豬
子曰鹿伏兔曰小鳥遊曰牛窪曰狗曰魚角曰鶉飼
曰玉蟲曰草薙曰矢土曰續續曰孕石曰印具曰二
瓶曰酒匂曰玉乃曰兒玉曰妻木曰哥枕曰夫婦木
曰可兒曰妹尾曰神鞭曰九鬼曰鬼越曰甲乙女曰
左乙女曰稻葉曰望月曰小花曰四十佳曰五十嵐

曰十八女曰四月朔日曰七寸五分曰萬里妙小路
金武初官典藥頭禁方從此散滄洲乃圭本是西來法
翻令雞林遣使求

自允恭帝時新羅遣醫金武來始知漢醫雄略時百
濟使王有陵院潘量豐來始有醫書後有丹波和氣

二氏世習其業為名醫

丹波氏出於漢靈帝靈帝五世孫曰阿知王於應神時來

又有善那使主為吳王照洲孫於欽明時孫醫書及佛像來

至花山帝時丹波雅

忠最知醫高麗王后疾遣使求之不往復書有扁鵲
豈入雞林之雲語典藥頭醫官名外有法眼藥匠藥
助藥允諸官

幾輩僧醫守局方後宗朱李亦偏長說經許鄭醫靈素

隔海同輝萬道光

佛教盛時醫術亦寄於僧後乃有儒而醫者舊用宋和劑方曲直瀨正慶始習丹溪東垣之學至名護屋丹水後藤艮山北山道長再倡復古專宗仲景以上溯靈素醫道日盛丹水謂吾治病不問病因之陰陽虛實惟見證施治艮山謂養精必藉酒肉攻疾始藉藥石又謂能上溯素難旁及於張葛巢孫諸家不惑乎宋以後陰陽王相府藏分配之說則思過半矣道長盡掃溫補諸論言萬病一毒毒去則體安其子猷引伸之曰人身氣血水三者循環不已萬病生於滯去滯則復元矣皆能掃空理徵實狀其理略近於西

醫此正如國朝經生家之舍宋學而求漢學矣

是何蟲豸竟能醫藥籠同收敗鼓皮搜得龍宮方外藥
補箋脚氣集中詩

多脚氣疾有遠田澄庵者世業此醫其法用水蛭箱
於膝蓋俾吸水腫既果腹則置之水桶別易一蟲久
而覺痒則腫退而疾除矣余謂此方為中土所無澄
菴臨別諳諳求余他日作雜事詩續編為補入其名
蓋亦種樹郭橐駝之類也

摩腹能同揣骨神居然著手便成春更須帶下名醫手
緩結賴顏記秘辛

有接骨法跌損各傷不用刀剖但以手提弄按摩即

能復元西醫甚神之然問其術則如輪區之不能自言也診脈外或兼診腳別有腹診法竹田定加松江意齋始創其術至香川修德輩直據腹之軟硬弛張及動定伸縮等狀以辨虛實死生竟十得八九及瀨邱璉闡發微旨著珍極圖說世益宗之近習西醫於賣淫娼妓預防傳毒每遣官醫用鏡窺測有疾者則引而去之

徧搜本草譜羣芳千卷書傳海上方采藥如編十洲記定知多少入醫囊

本草之學以華名證倭產時有參差至向井元升和著各本貝原篤信著大和始親驗物產以考物名既而

稻生直義著庶物彙纂一千卷又有阿部照任漕船

赴江戶遇颶漂入福建雷幕府命采藥東海北陸諸

十八年得本草學而歸

州三至蝦夷得物甚富石藥尤多前人未道者余所

見諸書皆侷色體狀辨味察色以定其性質各繪以

圖繫以說其精審有過於華醫如彙集之亦大觀也

正宗千鍛出金精薛燭猶驚弟子名秋水芙蓉光內斂

一揮頭白不聞聲

正宗者相模國人岡崎氏好鍊刀壯走四方訪鍛師

數十年八十歸神而明之遂成絕技舉世稱為正宗

價值數千金某侯好之得以試因頭落而無聲屑者

極多老儒根本通明精相刀告余曰正宗刀內堅外

柔切鐵如泥而銼刃不頓有金錄有玉光有閃電有
流星有迴瀾細觀乃得之其氣象溫潤而澤縝密而
栗彼鋒銼外露若不可逼視者僞也通明又言正宗
之子爲貞宗弟子稱十哲義宏者比顏子其刀似正
宗而銳利過之正宗不可得得義宏亦可矣自歐公
來詠日本刀歌甚多名爲屈伸刀則告者過也刀環
重者亦值數百金○日本上古之劍既有天羽斬大
葉刈部靈之名所謂天叢雲劍乃爲傳國三器中之
一中古以來始貴刀源氏之鬼斬平氏之小鳥尤著
名後鳥羽帝親自督造謂之御所鍛建武大亂兵
革相踵名工益輩出於是相模有正宗貞宗越中有

義宏則重筑前有源左美濃有兼氏鑄冶之良莫盛
於斯自兵法改用鎗礮士夫又禁佩帶名刀遂絕鄉
矣

論語宣文護絳紗善才弟子妙琵琶插花文畫均能事
教婦先從小笠家

有小笠原氏禮世習女禮開塾設教最為通行其拜
跪折旋言辭聲款下至拂塵插花均有法度世稱為

小笠流

星禽風角昔曾精相地無人讀宅經同此山川此形勝
青鳥何事術無靈

河洛王遁龜著書生相方技舊有流傳國人如役小角

安倍晴明皆以術著名惟郭璞楊厲之說未有習者
古佛留銘筆既奇野人善草史能知幾行朱鳥模糊字
去訪那須國造碑

書法自韓來碑之古者有大和法隆寺金堂佛背銘

釋迦佛像銘那須國造碑

此碑中有永昌元年字然
日本無永昌元年故或疑

爲用德周武氏號或又曰永昌字形似朱
鳥天武有朱鳥號因歲久殘缺而訛也多賀城碑

其規模皆似六朝人新唐書云建中元年日本使者

真人與能來善書書史會要南海商人自日本還得

國王弟與寂照書自稱野人若愚章草之妙中土亦

能及蓋八法之傳舊矣以余所聞延喜天曆間最多

能品云近亦多名手初學書者皆懸腕執筆作二三

寸大字點畫波撇頗留古法行草尤佳

南嶺師法南田筆南北禪宗合一家偏是娥眉工淡掃

青螺煙墨寫秋花

畫法傳自中土初摹唐宋院體後分數家有土佐家

藤原經陸土佐人五雜俎言傳畫無錢法但有雪
筆細畫榮迴環繞細如毫髮即指土佐一派也

舟家僧等揚號雪舟游於有狩野家狩野元信最有

盛名 國朝吳中沈南蘋始以南北合法相授受有

邊華山椿椿山得憚氏真本於是又傳沒骨法近來

晴湖吳原花蹊蘇人諸女史得法於江稼圃蘇人

長崎沙門鐵而遙師鄭板橋畫法又一變花卉不喜

著色而老氣橫秋

人間萬事積新歎畫師亦復古所無吹雲畫水尋常事
君看游魚飛白圖

用畫龍法以墨作水以空白作魚潑墨於紙或以筆
描或以指擦或以脣吹之渲染生動正如臨水觀魚
圍圍洋洋曲肖物態亦畫家新法也

鏡影娉婷玉有痕竟將靈藥攝離魂真真喚徧何曾應
翻怪桃花笑不言

燕海蘭煙薰玻璃以琉磺水涅之使人影透入鏡中
神態如生此術出西人近復以銀硝紙承鏡影日光
陳入痕留淡墨東國效之名鏡寫真寫真之家比閩
而居東都佳麗喜照豔粧懸畫塵肆良家子婦亦不

之吝也

醉吸瓊漿數百杯手攜楸局上霞臺爛柯莫管人間世
且賭瀛洲玉韞來

圍棋最多高手亦用十九行三百六十一子惟行碁
不行碁雜法差異耳高朋夜宴酒闌席散則楸枰羅
列矣局皆以楸木下有四足棋子黑者石白者多以
牡蠣殼為之夷門廣牘言日本產如楸玉琢為碁局
杜陽雜篇稱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言國東三萬
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以冷暖
玉為碁子此與橘中老叟石室仙人同為神仙家誕
言矣亦有象棋戲法略同而有金銀將香車桂馬之

名漢書所謂格五酉陽雜俎名爲蹙融向不知所謂
今東人行棋有布子成行得五者勝卽此戲與亦有
彈碁

朝市爭趨海柘榴貪同西母鬪行籌夜深似有鮫人泣
空抱繅絲上蠶樓

古無商賈唯以有易無而已至顯宗朝始見粟斛換
銀錢之語則紀元一千二百年時始有貿易也舊
有海柘榴市稱爲賈人羣萃之所通商以後商業大
行各立社會監銀市場賣茶牙郎頭取肝煎皆商名
也從宮室衣服奢擬侯王然其術不良操籌握算遠不
如西商多先笑而後咷中乾而外強云

日本帝國書局
二二一
左陳履憲右冠模夏屋紛羅萬象圖聚族同謀輪匾秘
不過依樣畫葫蘆

博覽會或以時某會或以地會如曰東京會或以物
會茶會皆隨宜開設至勸工場則所在而有五洲萬
國之物自非天然之品皆模形列價以縱人摹擬日
本最善仿造形似而用便藝精而價廉西人論商務
者咸妬其能畏其攘奪云

依樣葫蘆巧略同鑲金刻木總能工楚材借用推鞍部
蕃別傳家數筆公

一切工匠皆自三韓來金工瓦工自崇神時織工自
應神時木工土工自雄略時紙墨彩色工自推古時

革工自仁賢時後有熟皮高麗者世司其業古大藏
省管百濟手部手部掌雜縫職仍用百濟人爲之雄
略紀有鞍部賢貴乃漢人也惟玉工不詳所自古事
紀有八尺白璵五百津之御須麻流珠或以爲太古
時天明玉所造是固未可據筆工亦不詳所來姓氏
錄云右京諸蕃有筆氏製十一種筆因賜姓筆氏知
亦漢人教之也漢人及韓人來居日本者謂之蕃別
雕鏤出手總玲瓏頗費三年刻楮功鸞竟能飛虎能舞
莫誇鬼斧過神工

雕刻之工愈小愈巧舊藩貴人作一器或窮年累月
乃畢業真有棘刺之妙博覽會陳物有象牙畫屏兩

扇縱二尺五寸橫半之驟觀殆莫名其妙細棘疎密
相間爲胡瓜小菌則仰者張蓋欹者臥根本筆穗穎
粟粟然魚六七頭首尾鱗鬣皆如生其垂頭屈足雌
雄相抱者爲蛤介繚鬚紺爪若游水面則龍蝦也凡
花之類又十餘種芍藥藤花細菊水仙皆凌亂交錯
布置在有意無意間云東京工某造價三百五十金
蓋東人善購思佐以利器真若有神助偃師傀儡未
必勝之杜陽雜編稱飛龍衛士倭人韓志和善雕木
作鸞鶴鴉鵲凌雲奮飛復辟虎子使獵蠅舞涼州曲
殆不謬也

滾滾黃塵掣電過萬車
轂擊復竿摩白藤轎子
葱靈開

尚有人歌踏踏歌

小車形若箕體勢輕便上支小帷亦便卷舒以一人
挽之其疾如風竟能與兩馬之車爭先後初創於橫
濱名人力車今上海香港南洋諸島仿造之乃名爲
東洋車矣日本舊用木轎以一木橫貫轎頂兩人倚
而行轎離地祇數寸乘者盤膝趺坐四面嚴關正如
新婦閉置車帷中使人悒悒今昔巧拙不侔如此
犬吠聲來出隼人大家角觥樣翻新數他竿木逢場戲
幾個翩翩善舞身

有隼人世習相撲戲相撲角觥也植竿於肩高出雲
表兒緣而升疑拙疑巧捷若飛猿翩如墜鳥則有戴

竿戲以柱縛繩飄然凌空處女脫兔索上相逢摩肩
而過勢若不容則有高絙伎黃金四目穩我跳舞一
人假面二人擊鼓擲與一錢歡躍而去則有獅子舞
俱賤者爲之藉以營生

執鞭高坐氣揚揚革履氈衣時世妝昨日文身今斷髮
自誇鱗介易冠裳

僕御皆別爲微族鳥獸花草刺畫其身光怪陸離不
可逼視明治初年下令禁之乃止近馭馬車者皆翦
髮著西服意氣揚揚甚自得矣

重譯新翻樹畜篇勸農官舍榜書懸新來學得雞黍粥
誇與人前說秘傳

泰西樹藝養育之法皆繙其書有勸農局舉以教人
雞之抱卵粥子舊聽其自生自長取雞子去其暇使
母雞翼覆之近始知以人事助厥母粥也

一望高高下下田旱時瑞穗亦雲連歸裝要載良苗去
倘學黃婆種絮棉

其土宜稻九州所產時有輸入廣東者聞有旱稻近
印度苦旱移植頗宜曾向政內務卿索取今譯其說
曰旱稻有粳三種有糯五種性宜腴沃瘠土墾田則
宜培糞之分苗插秧深耕易耨法與他種同擇地以
英吉利人華氏所製寒暑針二十度以上為宜播種
於穀雨立夏間其收穫也早在九月遲在十月若六

七十度熱地則春種夏收歲可兩熟其地多雨雖暑
及百度可無傷否則擇卑溼處久旱亦不至枯槁凡
三百步地歲獲一石四五斗大熟可得七八斗稷宜
作飯糯宜造餅云余客日本知其瀕海多雨其土又
宜種植故因山為田梯級雲上亦不憂旱荒古名瑞
穗國殆有由然今謂種於旱地宜擇溼土則如頻年
晉豫之災慮亦無濟於旱若五嶺以南或者遷地能
良也他日歸當攜購其種即不得如占城之稻印度
之棉普利無窮苟少有裨益亦當傳播耳所願有心
農學者試驗之

初胎花事趁春融祝語丁甯休洗紅一道裙腰頻結束

盡將桃杏嫁東風

力求農學歐洲植物家有曰雌雄配合法謂花果草木亦交合而後結子凡蕊中所含黃粉用蜜塗附則花時風雨不傷粉厚而實倍繁考文昌雜錄稱一媒媿見杏花多而不實曰來春與嫁了此杏乃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既而奠酒呢喃頌祀果結子無數蓋亦以酒漿膏粘之但託以神巫而不通其理耳

採取頭春到尾春猩紅染色樣翻新自過穀雨茶船到先揀龍團贈美人

產茶以山城國為最佳綠湯者惟美利堅人喜購之歐羅巴人不欲也近年有西商延中人製紅茶味薄

遠不如我產製日多價驟賤日本出口之化貨茶最為
大宗歲可得銀錢四百萬圓美人購之十七八云穀
雨前後所採名曰頭春大暑前後名曰尾春皆運來
橫濱再裝出口其製造方法價值數目別詳物產志
中

四繭縑成弱縷奇海西爭購舶來時都從素手織織出
跪樹傳誇女歐絲

絲亦別詳物產志中製絲或用機器又有一法以手
挽輪力不如水火而便於指爪每四五繭能成一絲
西人喜其細多購之製絲皆以女工山海經云歐絲
之野在大踵東有女子跪據樹歐絲

著手成春任意栽
未花移種到花開
移家家具無多少
却帶寒梅百樹來

善於種樹合抱之木
動輒遷植多有花時
移來花後從去者
土人移居遂並其花木
竹石一一布置如舊
石墨沈沈陰火紅赤
丹成瀕出金銅百年
千歲莫枯竭下告黃
泉上碧宮

煤鑛肥前諸郡大小三百二十九所
肥後天章郡六所
甲斐都留郡二所
常陸多賀郡四所
美濃可兒郡一所
銅山河邊郡四所
太和三吉野郡三所
攝津河郡一所
飛驒吉城郡三所
下野安蘇郡一所
岩代會津郡一所
陸前五造郡一所
越前大野郡十所
越後蒲

原郡八所所采斤數別詳物產志中日本之銅不如
呂宋安南煤不如臺灣磁州然古者金銀之山大都
枯竭地脉所鍾賴有此耳開掘之法用泰西機器為
之甚便也

回青純白潔無塵色比官哥稍薄勻說是五郎親手製
就中最愛愛蓮人

史言雄略十七年始命土師連造清器清器陶器也
然崇神時既有瓦博士或言與寺工偕來自韓云陶
之佳品稱尾張瀨戶肥前今利盤金描花者稱加賀
九谷頗輸入外國足利氏時有伊勢五郎者曾至景
德鎮專學青花年七十歸攜手造者款曰五郎大夫

所製七種香盒以畫愛蓮周茂叔像為最佳紙薄磬聲幾類定汝最為時寶

不須攢剔亦玲瓏漆枕仇家手自工翻出六朝金碧畫縹霞先著退光紅

髹漆之器最稱能品泥金描金灑金作雲烟山水花木鳥獸雖巧畫手亦復不如又有縹霞綠漆爛爛射人而意采飛動螺鈿之器雕嵌入微手拭之若無痕者七脩類稿謂諸製皆創自日本天順間楊倭漆最工效之然究不及若我宋元之攢犀用朱黃黑三色漆雕刻諸象鑽其間處使層疊出又名犀皮亦名犀張楊之剔紅皮即楚詞之犀兕宋元人所作至佳

朝用厚朱漆鏤之名曰剔紅先吳越之戲金東人得之

卷一百一十二

則錦囊繡帙什襲不啻效之亦不如我也

開關轉得丸泥力修月還將七寶裝何意鶻金螺鈿外
更能煉石補天荒

陶器自盤金描花以外有名七寶燒者亦用銅絲作
匡廓雜采雲母琉璃螺紋貝錦諸物以作采色班闌
陸離其光煜煜此又本漆器螺鈿銅器商金之法而
用之磁器者日本銅器多用鎔金陷銀法詩倭革有
鶻鄭箋云鶻金飾貌裨史類編云嘗見夏離干戈銅
上相嵌以金古謂刻為商又名商金宋史百官鞍勒
有陷銀元史作簡銀卽此法也

十三行竹袖中收寶扇家家愛聚頭藏得秋山平遠畫

鴉青紙認摺痕畱

摺疊扇實始於東人一名聚頭削竹爲十三行長三四寸插之腰間亦有長二尺者用泥金紙烏木柄張東海集稱永樂中倭國以充貢成祖分賜羣臣又倣其製以供賜予遂徧用之蓋源義政稱臣於我以之充篋篚者也然宋時既有流傳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許合之止兩指許又江少虞皇宋類苑云熙寧末遊相國寺見賣日本扇者琴漆柄以鴉青紙如餅樸爲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筆勢精妙卽摺扇也日本人喜書畫藏前明名家國初諸老扇面至多

輕於蟬翼薄於紗闌畫鳥絲整又斜不用文人愁紙貴
淡黃徧種瑞香花

造紙不以竹用楮用楮之法同於中土更有用菟花
菟花瑞香花製者瑞香或黃或白皆可製以菟花製
者名雁皮皆至薄極韌色潔白無纖毫垢以之鈎摹
碑帖實上品也余又聞人言凡樹皮草根熬之成漿
者多可造紙云近仿西法復以敗絮為之使東雜詠
詩註曰敗絮機器揉碎熬爛視其白而韋也用水調
勻由機出之機輪遞轉瀉漿成幅腐者新厚者薄濕
者乾頃刻即就堅緻如雪

西京城比錦官雄吳織何如漢織工菊葉葵枝盤大綠

飛魚天馬簇真紅

三國志所著倭錦未知何如史言雄略十四年吳人遣漢織吳織女工來始有織西京所出錦至佳杜陽雜編曾稱女王國有明霞錦光耀芬馥五色相間可知其美豔矣菊為王家徽志葵為舊將軍徽志故織此甚多真紅天馬錦真紅飛魚錦皆沿蜀錦名入網青鯊化虎難皮留飾器味登盤鼠腸魚翅均珍錯借箸同籌補食單

近海多產鯊魚漁者折翅乾之販賣中土以為海錯佳品東人未有食者海鼠即海參刻其腸蓄之以瓶東人以為極品顧中人未有食者

紫帶青條擇海苔如雲昆布翠成堆珊瑚七尺交柯好
合與王家鬪富來

中人購海物者以鮫魚為大宗次乾鱈次海苔次鱈
次昆布昆布吾輩呼為海帶者也珊瑚或紅或白或
黃每有六七尺者

異魚怪鳥兼奇獸圖象爭陳博覽場幾輩守株猶待兔
何人岐路哭亡羊

後漢書謂其無虎豹牛馬羊鵲今有牛有馬而無虎
豹開港之初見白兔詫為異物或不吝數十百金買
之以毳毛為衣曾無一羊後乃從北直購千頭歸蓄
然補牢既晚且未知能蕃滋否耳至奇異之物有不

經見者獸則海驢海豹海馬產北海島則松雞似雞
而色白產加賀海鳥紅喙綠首粉面黑身足惟三趾
東人名為烏墜鳥產奧州魚有蛇婆有黑魚似蜆而
小四足有馬鞭魚似鱒而長嘴有琵琶魚有鸚哥魚
有人面魚皆肖形名之翻車魚形如提鼓而有兩翅
魚虎形圓有毛似蝟海牛似牛首而全身有堅甲鱗
魚有鼻博物館中皆有之

紀事祇聞籌海志徵文空誦送僧詩未曾編讀吾妻鏡
慚付和歌唱竹枝

山海經已述倭國事而歷代史志於輿地風土十不
一真專書惟有籌海圖編然所述薩摩事亦影響耳

史藝文志有李信於世錄從友人
土記四卷書皆不存於世錄從友人
鈔本不著撰人未審是唐人以下
侯本否書極陋不足觀唐人以下
曾不及風俗日本舊已有史因海
於錄惟朱竹垞收吾妻鏡一部故
迹不至其地至者又不讀其書謬
集有日東曲十首昭代叢書有沙
六首宋詩自言問之海東僧僧不
雲詩謹言長崎民風文又甚陋至
詞日本止二首然述豐太閤事已
我僅隔衣帶水彼述我事積塵充棟
第以供一噓余甚惜之今從大使

本志成四十卷復舉雜事以國勢天文地理政治文學風俗服飾技藝物產為次行為小注并之以詩余雖不文然考於書徵於士大夫誤則又改故非嚮壁揣摩之譚也第不通方言終慮多謬願後來者訂正之耳○此詩徵引日本書籍不能不仍用其年號日本史中土少傳本惟近世李氏申著紀元篇林樂知四裔年表雖偶有誤尚可考其世也余別作中東年表附日本志詩中所有年號世系今不復詳注
光緒龍飛紀元五年春三月遵憲自識

日本雜事詩卷二

此詩光緒己卯上之譯署譯署以同文館聚珍板行之
繼而香港循環報館日本鳳文書坊又復印行繼而中
華印務局日本東西京書肆復單行翻刻且有附以伊
呂波及甲乙丙等字行爲註釋以分句讀者乙酉之秋
余歸自美國 家大人方權稅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
重刻焉丁酉八月余權臬長沙見有懸標賣詩者詢之
又一刻本今此本爲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續刻
者當依此爲據其他皆拉雜權燒之可也戊戌四月公
度又識

先先公度先生事實述略

五弟遵楷牘達氏謹述

一 種族姓氏之由來

先先諱遵憲字公度先思恩公長子也黃以國為氏通志云黃氏高嬴姓陸終之後封於黃今光州定城西有黃國故城其子孫即氏黃及五代時我始遷祖某由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散居於邵武汀州各屬宋元之間再遷梅州嘉應一屬所自來者皆出於汀之寧化石壁鄉歷年六百傳世二十五六徵諸各姓如出一轍因別土著故通稱之曰客人明末始遷祖文蔚公自梅南遷於城東攀桂坊世為攀桂坊人

二 幼年及少年時代

先先少聰穎先曾祖母孫曾數十人特鍾愛之甫學語即教以誦詩識字親屬多銜之一日先曾祖母命試以詩題曰一覽眾山小先先應聲曰天下猶為小何論眼底山先曾祖母喜曰此

兒志趣遠大他日將窮四極而步章亥吾寧勿愛乎年十二作
王右軍書蘭亭序賦鄉先輩張榕石老人手書其牘曰昔歐陽
公有云三十年後世人知其手瞻不知有老父前賢畏後生他
日請念旋由優廩生膺同治癸酉選拔萃科翌年廷試報罷時
先君供職農曹遂留侍京寓鄉先輩何子莪太史如璋鄧鐵香
承脩鍾遇賓孟鴻兩侍御尤推重之其明年先君館穀煙台
復隨侍出京煙台為南北通商要區海舶往來習聞外事時雲
南馬格里案已結議約於煙台先兄感懷時局以海禁大開外
人足跡如履戶庭非留心外交恐難安內旋舉京兆試於光緒
丙子適何子莪太史膺出日本大臣之命邀之行遂棄舉子業
充參贊官

三出使日本參贊時代

甲關於漢學之影響

當是時日本醉心歐化而實際貿易起入金錢流出上下交困

民不聊生西鄉隆盛遂率國人有請清君側之舉迨事平我公使即蒞其境其時鄙夷漢學倡廢漢學之風說日熾先兄與其國士夫遊每謂曰本維新偉成明治中興事業者實賴漢學導王攘夷之說以成之何可廢聞者翕服至今猶道弗衰

乙琉球交涉及要求改約事

時中日外交之重要者曰琉球曰朝鮮而關於口政之切要者曰改約曰殖邊此駐日使者之一大關鍵也日人夷琉球為郡縣使者力爭反覆陳明日本國勢之現狀不過一部分之野心家欲藉以嘗試耳苟持以堅忍示以必爭並責以滅國絕祀之義違背和約之言自同治十年與日本訂約名曰脩好條規明示與英法等國之失和而要盟者不同其第一條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永久安全云云即指琉球等國而言彼雖貪橫亦未必甘冒天下以大不韙乃日本欲藉球案為要求改約計議以球南數島割歸中國即以所許西人

之內地通商領事裁判及利益均霑等款許其一體享受使者以為循人求而捐己利是大不可夫西人豪富持稅單以往內地不過買絲買茶偶一為之且多重道義而輕小利猶之可也若日本與我地既逼近種類同文字同人多貧窘性復貪利若並許之勢必紛至沓來或負包裹或開小店彼有子口稅優免釐金之條則成本輕小民生計將盡為所奪一遇有事解歸領事辦理無論循情徇縱即法律亦有彼輕此重之殊民見長官之待己不如外人也則怨毒深無形之隱患甚大況地方官容忍畏事養癰貽患更何異縱不可調馴之虎狼使與吾民雜居乎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當初定約不欲蹈西人窠臼者實因受侮不少願我兄弟之國別立亞細亞連衡之局此實出於同病相憐重視日本之意而日人乃以約中無此均霑一語不能與泰西各國聯為一氣則西人所既得者東人不能從其後東人所欲得者西人不能為之助今若許之是為淵駸魚縱之聚居

於大壑也西人驕橫尚顧體面東人狡賴唯利是牟譬之以獵
恐西人發縱指示而東人為之狗其狂噬貪突後患更不忍言
苟為屬土而使吾民受切身之害毋甯割地予人而保全吾民
之生計蓋割地予人猶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猶可自保若
生計日蹙金錢流出如精血日吸日盡羸弱枯瘠殆不可藥醫
矣此對於琉球交涉之大概也

丙 朝鮮交涉及主持朝鮮外交事

朝鮮介居中日元伐日本曾假道是日欲攻明亦假道全羅大
清入關先定朝鮮是朝鮮興亡與清廷有密切關係然二百餘
年恭順臣服為郡縣固屬不忍而泰西通例所謂屬國者必
主持其外交管理其內政而後得認為某國之所屬今日本與
之訂約陽奉以自主之名陰實行其離間之計妄冀他日有事
中國不得預聞英法美德亟欲訂約日人且為之介若果成於
日人之手以固其東西之交萬不如我自為之猶得攬其權而

收其利况伊犁一案尚未解決俄人耽耽逐逐欲
東方者已非一日其海軍卿理疎富斯基既到煙
欲以所屬西北利亞樺太洲之間及日本海黃海
編立營制作常駐之兵朝鮮港口一有所失蔓延
測乃亟上主待朝鮮外交議於總署暨北洋大臣
臣金宏集於日本剴切勸導並著朝鮮策畧以整
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以抗俄復為之草商約問
鮮國奉大清國命與某國結約云云所以明主權
作條約問答反覆辨難申明其意以釋朝鮮之疑
法文報館譯載全稿日人再譯且書其篇後曰詎
不如李鴻章遠甚而李鴻章之識見又不如黃甘
日本五尺童子早經知之惜乎堂堂大國至今僅
又未必其果能見諸施行也附識於此以見日本
我國人之心理云復請於朝縱必不仿西藏善

臣主其內政而一介專使主持外交或專司訂約使天下萬國
曉然知朝鮮實為我屬吾力雖不足以相庇而取其一隅之勢
與天下萬國而維繫之朝鮮存其毘連於我東三省者自可以
固邊圉以殖吾民（時山西奇旱曾上北洋大臣請借洋款移
民殖邊）此對於朝鮮交涉之大概也

丁結東改約及朝鮮事

孰意甲午一役日人之改訂商約者盡如其願且或過之迨日
俄之役日戰勝俄俄所獲於朝鮮暨租借旅大南滿鐵路各權
利盡轉移於日人之手而朝鮮遂併於日與我東三省之棘地
荆天均非先見之所及知者矣

四調充美國金山總領事時代

子美先遣使議約及實行新例控駁新例保護華僑消
弭械鬪事

東居五載以星使差滿奉調赴美駐劄桑佛蘭西斯哥總領事

八卷七頁

即華人所通稱曰舊金山大埠是也先是美國嘉釐寬尼省之埃利士工黨嫉華工之勤能而值賤不足與競擬設新例以排斥之美政府以外違條約內背國例阻之（美開國時有無論何色人種凡蒞美者一律優待之國例）適中美約期屆滿美特遣使三人來華議改約事道出日本先兄廉得其情謂三使者有袒華人有袒工黨有中立者揣其用意不過曲循民情藉以分謗中國若堅持卻之使袒華人者得所藉口以中國之不願商約不改則新例自不能行詎知約既改矣工黨之新例適於先兄到美之日而發生其效力乃苦心焦思設法挽救所有僑商回華請由領事發給護照為再來之據並請律師控訴以駁其新例由是華商人等由他國來美及曾寓美國再來與執持領事護照而復來者均得通行無阻即華工假道金山往來檀香山域多利巴拿馬等處者亦由領事給照無所留難矣新例雖行乃變逐客之令為防禦新客之舉追尋往昔不禁為之

低徊不置云其他聯合會館消弭械鬪華人感之美人亦未嘗不敬愛之也

丑擬駁上海美商用機器製造綢緞及推論貿易盈虧

且其時上海美商擬用機器製造綢緞滬關阻之美使指為違約承星使函詢乃曰就美國論外人購土貨製物在本地銷售原無禁例然機器製造土貨華民尚未興辦若許外商則一切工藝均可以機器奪之泰西通例本國權利有許本國人獨占之條斷無本國商人反不如外人優待之事今中外和約稅權既不能自主洋商又無從管轄如子口稅等聽其縱橫外貨漫灌至今吾民失業者既不知凡幾若再許以機器製造小民生計何堪設想查中美商約並無此條即美使所引法比等約准其工作等字則人工操作即不能指為機器製造之解釋據此以爭美使當亦無詞以對又曰通商伊始不諳外情每爭虛名

而捐實利馴至金錢輸出浮於輸入者歲至數千百萬從前華僑輸資內地無形彌縫尚可挹注今美之新例已行海外僑民頓失鉅利使各國尤而效之輸出金錢將無取償漏卮不塞其何以堪然而我國人若未之知我士夫未嘗究之即海關貨物之輸出入者亦只問其稅務之興衰不問其輸出入種類之何若民之窮豈國之福乎

五由美回國著述日本國志時代

領事任滿乞假回國發篋續成日本國志一書意在借鏡而觀導引國人知所取法然至甲午以後始有知者雖風行一世而時已晚矣且其書成太早凡日本之整理財政改革幣制設立議院以後種種事實不及記述良可惋惜

六調充英法參贊及新加坡總領事時代

甲新加坡任內呈請奏開海禁及聯絡內地官長保護華僑事

薛叔芸星使奉使英法也折東邀之奏充二等參贊旋改新
駕坡領事為總領事即奏補之當在金山美人下逐客令唯恐
華僑之不能復來及在新駕坡英政寬大又恐華僑之不願回
國乃請薛使奏開海禁（康乾間海寇充斥有沿海居民不許
出洋違者以海賊論之禁令旋有閩人蔡某挾資回國鄉人索
勒不遂誣通海賊殺之南洋閩籍僑民相與歸國為戒）以堅
華僑內嚮之心並咨請閩粵總督出示嚴禁虐待回籍之僑民
復照會沿海道府轉飭州縣妥為保護務使內地官長與外洋
領事息息相通僑民之往來其間者無冤抑無枉縱而已

乙 暹法齟齬請派艦保護影響南洋全體傾心內嚮事
南洋羣島殖產鑛業為華人所占者十之七八歐洲阿刺伯巫
來由人僅占十之二三而其主權分隸於英荷者為占多數安
南已隸於法其毘連之暹邏名列藩屬然等於羈縻勿絕者久
矣入市商人盡屬華籍墾地種稻皆我華人祇以國體攸關致

未訂約富商鉅賈多託庇于英法國旗之下者非得已也適暹
法齟齬幾釀釁端先兄亟請北洋派艦游弋僑暹赤子賴以安
全較之秘魯智利之從菲律賓羣島初隸美籍之時各該僑民
無所憑藉害及於身家性命財產者相距不可以道里計南洋
羣島千數百萬之僑人聞風興起傾心嚮遠勝於東美南華
各屬之流寓者雖曰衆寡遠近之不同而恩威所及報亦隨之
非偶然也

七新駕坡領事內渡之原因

當十五年前戰戰兢兢以主持朝鮮外交亟訂各國通商和約
為保屬土而弭後患者格不果行日人得以乘間竟藉朝鮮東
學黨之被暗殺與師問罪而釀成甲午之役辱師償欸割地改
約舉數千年閉關自守每况愈下之批政盡暴露於天下而土
廣人衆天產富饒無相當之國幣為之發展企業以闢其未關
之財源天下萬國因而垂涎各思染指而創瓜分之議者又未

嘗不從甲午始也

八供差江南時代

方戰事未已署南洋大臣南皮張公亟電召之乃卸新駕坡總領事而內渡委充江南洋務局總辦與其他各種要差無如我國舊習各省督撫此疆彼界無中央統一之政治機關即一省之差委大都循名而失其實當時論者咸以香帥隸下為尤甚云

子辦理五省教案清結事

其明年駐京法使施柯蘭照會總署以前商江南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各省未結教案由南洋大臣派員與法國駐滬總領事商辦了結應請速行南洋准咨仍限於本省教案委諸先兄其他各省分咨自辦而法總領事往來照會對於先兄則稱為總署委員迨江南教案就緒各省相繼踵來不及數月舉大江以南數十年懸而未結之教案無賠償無謝罪無牽涉正紳無波

及平民一律清結領事感其神速主教服其公平從前地方官吏於條約章程素未寓自理所應許靳而不予一遇有事輒倉皇失措視教士為外國所派之官教民如本國化外之民種種謬誤因而演出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勢平民之積怨者固不能為外人咎而教士之橫行圖賴偽造契據藉端恐嚇甚至擅用平移總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嘗無人（當時住江陰教士彭安多即用此封套）先兄一以遵守約章檢查證據應予則予應斥則斥如庖丁屠牛迎刃而解法總領事猶以私人交誼贈之以拿破崙銅像以作紀念

丑辦理蘇州開埠打破專界挽回治權事

附注上某星使論

外交家盡職書

馬關條約戰勝餘威其損失何可復言該約有添設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等語蘇州開埠實居其一其駐京日使則曰開設日本專管租界合依馬關新約而

行其外部告我駐日公使則曰總署既允立飭在蘇即行開設日本專管租界並許以交收租地其領事則曰奉本國政府接收專管租地之命但求按約指地所有辦法悉照向章當時蘇州洋務局擬即指定地址由官購買交給日本先兄竊不謂然旋由南洋大臣劉奏派專辦蘇州商埠事宜遂通告日本領事謂添設五口應由蘇埠開議其餘一律照辦並訂期互換照會幾費唇舌始能允從乃告以約中所載添設商埠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是新約所許只許通商下文所云照向開口岸辦理應得優例及利益亦當一律享受係緊承上文之日本臣民從事商業工藝者而言遍查中文日文英文並無許以蘇州讓給一地聽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語於是年草商埠議案如日商需地幾何許其隨時分賃則專管租界之語暗為取消道路各項許其不納地租而實則為公共之物租期十年以內留給日人而實則還我業主之權雜居華人歸

我自管則巡捕之權在我道路公地歸我自築則工務局之權在我凡所以暗破專界撤開向章補救新約之所窮挽回自主之權利者無孔不鑽無微不至日領以所議各節越乎本國訓辭之外未敢承受則告以如必須自立專界則嚴禁華人雜居此為中國自有之主權重索界內租價亦不為約章之違反否則總署所許之地終不更許他人專以留給日本俟將來兩國政府商定允行唯現在日商需用多少即可隨時租賃多少日領事終為之寫許以稟候政府訓令其保護主權而伸國法者實為各口租界之所未有故凡條約所已許者能挽回而補救之條約所未許者亦未嘗授人以隙妄增一字其緊要關鍵不過將實事變作虛辭由現在推之他日亦猶負債者約退後期別立新單謂他日家業興隆再行設法償還云爾總署謂其用意微妙深合機宜特慮彼國不能就我耳乃鄂浙當道忽謂日人狡展毋受其欺許以將來即貽後患同時日本領事亦奉其

本國政府之命撤回其結果仍不出總署之所料舉數月以來
殫竭心力欲圖補救一分以挽回一分之損失者終歸泡影矣
讀先兄上某星使論外交書謂外交家之能盡職辦事者大
抵有擲展之法如一事期效八成則先以九成十成出之以
期退步如一物需價百錢先預以百二十百三十以待其駁
減是也有漸摩之法如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以求精到
如得寸則一寸得尺則一尺以期漸進是也有抵制之法如
此事不便於我則兼及他事不便於彼者藉以牽制如甲事
有益於彼則別尋乙事有益於我以索其耐報是也而所以
行此法者一以優游巽順出之以固執已見則諉以彼國未
明我意於爭執已權則託於我國願同協辦於要求已利則
謬謂兩國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說為無理而指為難行不以
我之說為必行而請其酌度不以彼不悅不懌而阻而不行
言語有時而互駁而詞氣終不憤激詞色有時而受拒而請

謁終不憚煩議論有時而改易而主意終不游移將之以誠懇濟之以堅貞守之以含忍幸而獲濟則吾民受護商之益不幸而不濟彼國亦必服其謀國之忠云云其生平所歷外交濟與不濟每為內外人所敬服良有以也國勢愈弱外人之強迫愈甚身當其衝者輒曰無兵力為之後盾固也然如蘇州開埠實承戰敗之後租界向章如天津上海等處均係專管卒能拆成片段以折服之然則當事者幸勿以後盾自餒果能堅忍誠懇以盡厥職安見其無挽救之策哉附注於此以資考鏡

九來京後簡放使德時代

雖然當世鉅公亦頗知其外交之能文章推薦欲假以使英籌商改約增稅事期為吾民受護商之益（觀庚子以後英國議約專使馬凱竟許以加稅改約諸條則當時赴英或亦有濟惜哉）無端以新駕坡徵收洋藥稅事我客卿欲停止華船貿易

盡歸洋船裝運誤觸其忤總署亦誤會此意輒恐英人之不悻於是奉派使德德人亦誤傳英不願接而亦拒之迨英使證明並無不願接待之事實德遂藉口三國抗日交還遼東德未酬報能給一島為屯煤地使事無不可言先兄乃亟懇請收回成命勿因微臣而受要脅未幾改放湖南鹽法長寶道而德人之所欲者不及一載藉山東教案據有青島矣

十湖南鹽法長寶道署湖南臬司時代

創辦湖南保衛局及其他學堂學會事

當是時湘撫義甯陳公寶箴沈毅有為湘人士純樸質實恪守舊規故其風氣閉塞亦較各省為尤冠先兄蒞湘上佐中丞下聯民意設南學會開時務學堂日與其間士夫討論治術欲舉官權分給於民而養成其自治之能力復仿泰西通例參以周官之法設保衛局以安閭閻而達民隱吾國內政始設巡捕以衛民事者實於湖南為權輿迨戊戌政變一切類似新政者無

不推翻而盡撤之唯保衛局巍然獨存雖當時之持異議者亦稱其成效大著輿情悅服蓋其實心衛民卽以保民之意行之非藉以行官權耳

十一簡放使日及放歸田間時代

先兄通籍以後垂三十年奔走歐美久駐東瀛所著日本雜事詩日本國志不脛而走為海內所知名者久矣戊戌夏五初奉電旨飭速來京（時閣學徐公致靖保舉人材首推先兄並列康有為梁啟超熊希齡張元濟等）旋拜出使日本之命乃抱病未行凡朝旨之所自出與北京新舊各派之情狀茫無所知及抵滬上驟聞政變擬卽力疾遄行而著交南洋看管緹騎繞室以索康有為之匿跡者幾罹不測而先兄之事業亦隨之而墜伏林泉抑鬱侘傺而至於死可不痛哉夫先兄愛國之念太切愛才之心太甚每欲獎掖後進而結交梁任公啟超者是誠有之因康梁關係為之株連亦不可諱乃或者疑其黨康謂德

宗之知實為康所援引則太謬矣

十二家居時代

子創興學會設師範學堂及關於學務諸事

家居數載不復與聞外事唯從事教育設興學會脩東山書院為師範學堂擇鄉人之優秀者派赴日本學師範及管理法謂先有師範而後有蒙小學教員也又慮年稍長者無地就學則設補習學堂慮僻處下邑聞見錮蔽則設講習所唯其時因辦學務而單公產者時有所聞在上者又不明公立私立各校之性質為何若徒滋紛擾無裨學業耳

丑從事著述擬著演孔一書

外此則欲有所著述以養天年嘗曰近人每見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為泰西富教由於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敵之又聞彼教有譏孔子為不知天道而陋之為小者輒倡言保教以衛之是亦賢知者之過慮耳夫西人崇教之說久成糟粕襲人唾

餘而張吾教甚無謂也況孔子實為人極為師表而非教主凡
世界教主無論大小必翼翼然自樹一幟而告人曰從我則吉
否則凶孔子因人施教未嘗強人以必從也故耶之言曰吾實
天子回之言曰吾為天使佛之言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孔子
則曰可與天地參可以贊化育實則參贊之說兼三才而一之
真乃立人道之極非各教之托空言者可比人類不滅吾教永
存他教斷不得攙而奪之又曰儒者為世詎病洵不足諱然儒
教不過九流之一其服儒服言儒言者又比比皆是若孔子則
不當以儒為限也劉歆七略不能出孔子於儒教之外竊已嘆
其識力之未充吾嘗胸中懸一孔子其聖在時中所以時中在
用權所以能權在無適無莫毋固毋我無論何教有張彼教之
長以隘孔子者吾能舉孔子之語以拒之正之無論何人有挾
孔子之短以疑孔子者吾能舉孔子之語以解之駁之此吾所
以欲著一書名曰演孔以明之或有以成吾說也又嘗編輯家

譜以明客籍之由來

寅論詩學

平生嗜好以詩為最當曰詩可言志其體宜於文（以五經論易以言理春秋以經世書以道政事體以述典章皆辭達而止是皆文字唯詩可謂之文章）其音通於樂其感人也深惟晉宋以後詞人淺薄狹隘失比興之義無興觀羣怨之旨均不足學意欲掃去詞章家一切陳陳相因之語用今人所見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時勢一寓之於詩務使詩中有人詩外有事不能施之於他日移之於他人而其用以感人為主適拳匪肇亂凡百乖張遂舉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仰天椎心不敢告人之語一洩之於詩酒酣耳熱往往自歌自哭自狂自聖謂他日之讀我詩者其亦忽喜忽怒忽泣乎非所知也所著人境廬詩草久之又久至辛亥十月始刊行世

卯聞庚子之亂擬變國體及官制

然而身為中國之人終不能不以救中國為天職聞兩宮西狩和局大定舉四百五十兆之債歎日朘月削以責我無罪平民分負其擔而倡禍釀亂之首覩然生存未嘗不太息痛恨仰天泣血曰天降禍亂喪我中國乃至此極哉既不能望政府死灰之復然又不忍坐視國家之舟流而不知所屆當曰今日政體當取中央集權為目的地方自治為精神舉總督巡撫之權歸之朝廷以武備教育交通暨海關稅地畝稅等政屬之取州縣官之權分之於百姓以警察訟獄學校及地方雜稅諸政屬之盡廢今之督撫藩臬等官多設治民公所分隸於巡道即以巡道為地方大吏其職在行政而不能議政上自朝廷下至府縣咸設議院為出治之所初設仿日本德國將來仿英國並將全國分為五大部各設總督如澳洲如加拿打制中央政府如英制其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志帝國之統率日耳曼全部如北美合眾國之統轄美利堅聯邦盡心保民以之治內合力保

國以之禦外則庶幾乎其能留一中國於現世界乎

辰各督撫延聘及抱病不能就道

生非閉關自守之世外患頻仍而曰入山益深可以忘世是足跡不出戶庭者之所能也處國勢阽危之際四維不張而不博訪賢能贊相厥事亦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者之所為也故瀕年李傅相鴻章督粵一再函促僅脩參謁而即旋陶方帥模蒞粵輒欲薦剡有厄之者方帥曰吾薦此人為國大用即不幸逆鱗撻怒亦不過使我不做官耳或勸以先行延聘乃親自草書稱某某大賢先生主講某席又為某書院之創辦者所沮李勉帥興銳自丁酉在京一面輒欲聯王時北洋大臣劉南洋大臣張湖廣總督陳湖南巡撫而合保之旋因改於湖南鹽法道乃寢及其撫贛撫粵迭次邀約督閩後欲延入幕府先兄感其知誼不忍再卻然積憂成疾已難就道計其生平經內外大僚保薦凡十五次惟唐春卿尚書景崇稱其忠實廉直為先兄所最服膺

然則先兄之自信者即其畢生之內政外交經濟學術所自出
乎忠實廉直者括而言之曰誠而已誠則明明則誠不誠而能
治事者吾未之聞也

已履歷及三代

先先生於道光戊申三月二十四日卒於光緒乙巳二月二十
三日得年五十有八由拔貢生中式光緒丙子順天舉人歷充
出使日本參贊官美國金山總領事官出使英法二等參贊官
新加坡總領事官奏派五省教案委員蘇州開埠事宜委員出
使德國大臣湖南鹽法長寶道署湖南按察使候補三品卿堂
出使日本大臣妻葉氏子三人女二人先曾祖諱學詩先祖諱
際昇先父諱鴻藻初先曾祖先祖均以先君供職農曹累封贈
至中憲大夫及先君官廣西思恩府知府再封贈中議大夫至
是以先兄績勞奉特旨賞給三代一品封典均封贈榮祿大夫
先曾祖母李太夫人先祖母梁夫人先母吳夫人先兄嫂葉夫

人

綜其平生論漢宋學為無所設施這崇孔子為時中用權論詩學則欲自闢門徑其足跡所至雖未歷五大部洲然既徧四部五六強大之國未嘗不窺其政教所謂非留心外交難以安內者故赴全力於外交即以國民生計挽救主權為安內之要旨觀其議日本改約利益均霑及美商機器製造綢緞蘇州開關商埠各節其外交盡職之處即為保全內政之處惜未能獨當一面以展其懷抱僅寄託於詩而詩遂為世人所推重雖然稱之為詩人無寧對於國際困難推之為外交家之有當於事乎其秉賦不強少受早慧之累在坡在湘二次大病雖善自調攝己日見老羸乙巳二月訃至閩疆遵楷適權廈篆不能親赴其喪及其葬也遵楷隨使日本又不能親自執紼年來回京多暇搜求遺藁為之詮次乃述其生平事實大略以告來茲而去先况下世既十年矣然適今而不追述恐文藁散佚莫徵其詳吾

之負疚於先死者更無時而或釋矣中華民國四年五月五弟
遵楷述于宣南之辱顧草廬